

恐怖民俗·纸扎店

创作马拉松作品

共 30 章 · 约 54360 字

第001章_旧街归来

第001章 旧街归来 九月刚过，青石县的风里已经带了干冷的土味。长途车从省城客运站一路颠回县里，进站时天还没黑透，窗外的路灯一盏挨一盏亮起来，把车窗上的灰照得清清楚楚。陈小年坐在最后一排，腿边放着一个旧行李箱，手机里是补习班同学的新消息。有人晒了大学军训照，有人在宿舍门口合影，笑得肩膀撞在一处。他把群聊往上翻了两页，又按灭屏幕，耳边只剩车里闷得发沉的发动机声。他回县城这件事，连自己都没想好该怎么说。说复读三年还是没考上，太难听；说先回来歇一阵，像在给自己留脸；说以后再找机会出去，又空得像一句话头。车停稳以后，他随着人群下车，肩上背包往下一坠，整个人像被谁按回了地上。青石县的站前广场没什么变化，卖烧饼的摊子还在老地方，摩的司机照旧围上来招呼。他母亲没来接，只在微信里发了句“回家吃饭”，后面跟着一个定位。家还是旧小区六楼，楼道里的灯坏了半个月，走到三层以后就得摸着扶手往上。陈小年推门进去时，母亲正在厨房煮面，锅盖边有白汽往外冲。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先把目光落到他的行李箱上，像是在数这个箱子比上回回家多了还是少了什么，接着才说：“洗手，面快坨了。”父亲前几年在工地伤了腰，平时接点零活，晚上回家早，坐在小方桌边卷旱烟。饭桌上没人提考试，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吃到一半，母亲才把话头拉到正事上。她说赵表舅店里缺人，问他要不要去看看。陈小年愣了一下，抬头问：“什么店？”母亲说：“福寿堂，你小时候见过，在青石街口。做纸扎的。”这句话让他后背发僵。青石街是县里最老的一条街，小时候过年跟大人去买香烛，他还记得街口那家店门楣发黑，里头挂着纸元宝、纸牛马、纸房子，风一过，纸角轻轻碰撞，像一群不会说话的东西挤在一起。那地方在他记忆里从来不是活人愿意多站一会儿的铺子。母亲见他不吭声，把筷子往碗边一搁，说县里现在能挣钱的活没几样，赵表舅又是亲戚，总比整天闷在家里强。“我去给死人糊纸房子？”陈小年问。“糊纸房子也得挣钱。”母亲声音不高，话却很硬，“你要有别的门路，家里没人拦你。你现在没有，那就先把日子顶起来。”父亲吸了口烟，没有帮谁说话，只说了一句：“赵家那门手艺，县里一直有人找。”陈小年没接话。他心里那点剩下的自尊被这顿饭压得发紧，像衣服没干透就穿在身上，凉意贴着皮肉。他原先想过出去送外卖、做销售，哪怕在省城租个床位也行，起码同学问起来还能说自己在外面闯。可真到了兜里只剩几百块的

时候，什么话都变得轻飘。夜里他躺在自己小时候睡的那张木床上，窗外有人骑摩托从小区门口过去，排气声轰了一长串。他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在心里把母亲的话翻来覆去过了一遍。第二天上午，他去青石街。县城新修的几条路都在东边，商场、奶茶店、连锁药房挤在一块，年轻人爱去那边。青石街留在西边，像一截没接上的旧线头。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白，两侧房檐低矮，招牌一块赛一块旧。卖寿衣的、修钟表的、配钥匙的、做棉被的，都守着这条街过日子。陈小年越往里走，心里越别扭，总觉得沿街坐着晒太阳的老人都在看他，像知道他为什么来。福寿堂在街中段，木门两侧贴着褪色的对联，门上方的黑底金字已经掉了漆，只剩“福寿”两个字还算清楚。店门半开，门槛磨得发亮。陈小年站在外面，闻见一股纸浆、浆糊和香灰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味道并不冲，却钻得很深。他朝里看了一眼，先看到的是一排扎好的纸房子，青瓦白墙，门窗俱全，摆得比人家沙盘还整齐。再往里，是一个老人坐在长凳上削竹篾，刀口稳得像在削一根木头里的骨头。那人抬起头，脸瘦，眼窝深，头发白了一多半，正是赵表舅。“来了？”赵表舅把竹篾放下，嗓音发哑，却不显病弱，“先进来看看。”陈小年脚步停在门槛外，低头看了一眼那道被踩得发亮的木边。小时候他听老人说过，纸扎店的门槛不能乱踏，因为里外两边都要分清楚。那时他只当是吓唬小孩的话，现在再想起来，心里还是起了一层说不清的毛意。他站了两秒，提起行李箱，迈了进去。门内比门外凉，光线也暗了一度。纸人纸马安静地立在墙边，像一屋子没收声的人。陈小年听见自己鞋底落在地砖上的轻响，那点声音在店里绕了一圈，又落回耳边。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步迈进了县城最老、也最不想让人看见的一处角落。而从这一刻起，他想装作没来过，大概已经来不及了。

第002章_福寿堂里

第002章 福寿堂里 福寿堂比陈小年想的要深。前头三间门面连在一起，摆成品、接生意、放纸料，后头还带一个小院，院里搭着棚，棚下是糊纸台、晾架和一口半人高的旧水缸。墙边堆着竹篾、麻绳、浆糊桶，角落里罩着几块白布，底下鼓鼓囊囊，不知道压着什么。赵表舅看他四处打量，也没急着说教，只让他把门后扫帚拿出来，把前店后院扫一遍。陈小年心里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嘴上也就没推。他拿着扫帚从门口往里扫，先扫到纸灰，再扫到裁下来的边角料，扫到最后才发现，纸扎店里的灰跟别处不一样。普通店铺落的是土，福寿堂落的是一层带颜色的纸末，红的、黄的、白的掺在一起，扫成小堆以后，像谁在地上留过几笔没画完的图案。赵表舅坐在柜台后头记账，偶尔抬头看一眼，见他扫得还算仔细，只说：“门口那块不要往外扬，收在火盆边。”“扫出来的纸灰也要收？”陈小年问。“纸灰不乱走。”赵表舅说。这答案听着没头没尾，陈小年心里还是那句老话，觉得老人做事总爱把平常事说得玄。他没有顶嘴，拿簸箕把纸灰倒进后院角落的铁火盆。火盆是黑铁打的，盆沿有一圈熏旧的纹路，像年头久了自然长出来的一层壳。他把灰倒完，转身时脚边碰到一个小纸人，只有巴掌高，脸是空的，衣服折得很齐。他弯腰去扶，赵表舅在前头说：“倒了就放着，不必拿手去正。”陈小年停了一下，还是照做。这个店里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连一只倒下的小纸人都像有说法。他越这样想，心里越觉得别扭，像进了一个到处写着规矩、又没人给全讲明白的地方。上午没来客，赵表舅让他认材料。白纸分生熟，黄表纸厚薄不同，金银箔贴在哪一面都有讲究；竹篾要先泡，再烤，再分粗细，做屋梁用一

档，做窗棂又用一档；浆糊不能太稀，太稀挂不住，太稠会起疙瘩，糊出来的边沿看着就生硬。陈小年原先以为纸扎不过是剪纸糊纸，真坐在糊纸台边看赵表舅起骨架，才知道一间纸房子从梁到柱都得先在脑子里立起来，再落到手上。赵表舅做活时几乎不说废话，竹刀从篾片上滑过去，声响轻，却利索。他把两根篾片一搭，一拗，一扎，一扇小门框就成了。陈小年看得入神，心里那股嫌弃松了一点，却很快又被别的东西顶上来。门外有人经过，往店里探头，看见他站在糊纸台边，嘴角就带点说不清的神色。有个卖杂货的中年男人还停下脚步，笑着问赵表舅：“老赵，这是收外甥来接班了？”赵表舅点头，说：“先学着。”那男人朝陈小年看了一眼，说：“这活能沉住气才做得住。”话没什么恶意，陈小年还是听出一点刺。他知道在县城人眼里，进纸扎店不算出息。修车、开大车、跑快递，都比这个听着敞亮。纸扎店挨着寿衣店，沾的全是别人家办白事的时刻，谁要是年轻轻就站到柜台后头，像是把自己也往晦气里放了一截。中午，王婶端着一碗绿豆汤进门，嘴里喊着“天热，给你们降降火”。她是老街住了几十年的熟人，说话带着县里女人特有的利索劲，进门先扫了陈小年一眼，接着便笑：“还真来了。我前阵子听你妈说你回来，我就猜老赵要把你扣在店里。”陈小年笑不出来，只叫了声王婶。王婶把碗搁在柜台上，边擦手边说：“你别嫌这活难听。老街上别的铺子都换了几轮，福寿堂没断过门。人活一辈子，红白喜事躲不过，等你真做进去，就知道这不是糊几张纸那么简单。”这话跟赵表舅平时的语气差不多，却多了点人情热气。陈小年没接，只低头喝了两口绿豆汤。汤是凉的，甜味不重，喝下去胸口舒服了一点。他抬眼时，正看见墙边那一排纸人站在阴影里，衣角纹丝不动。王婶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像是想起什么，压低声音说：“后院白布罩着的那几件别乱掀，都是订出去还没送的，冲撞了人家要挑理。”陈小年听见“冲撞”两个字，心里又起了抵触。他觉得这条街上的人说话总要绕到忌讳上，要是不拿这些词吓自己，日子就过不下去。他嘴上答应着，等王婶走后，却还是忍不住朝后院那几块白布多看了几眼。风从院口进来，白布边沿动了一下，底下露出半截纸马的耳朵，耳尖折得很硬，像真在支着听外面的动静。下午来了第一单小活，是给一个刚去世的老人补几沓纸钱和一套纸衣。家属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眼圈红得很厉害，说话也急，问明天出殡前能不能拿。赵表舅把尺寸、颜色、件数一项项问清，语气稳得让人没法跟着慌。女人走后，他才转身对陈小年说：“来的人心都乱，你柜台上声音越稳，活越好做。”陈小年站在一边，看着那本旧账簿上新添的一行字，心里有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他来之前一直把这行当想成“给死人糊东西”，此刻却头一次看见，进门的人先想到的不是死人，而是活着的人怎样把最后一程办周全。那点理解刚冒头，又被自尊压了回去。他告诉自己，眼下不过是没别的路，先干着再说。傍晚收店时，赵表舅把门板一块块插上，只留中间一线缝，让屋里光线越发黯。陈小年站在店中央，闻着浆糊、竹篾和香灰混在一处的味道，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像这间店白天做买卖，夜里却还守着另一套不见人的秩序。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只把扫帚靠回墙边，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在这条线里站住脚了。

第003章_纸房规矩

第003章 纸房规矩 第三天一早，福寿堂来了个大单。城南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寿终，儿女在外地做生意，丧事要办得体面，除了常规纸钱、纸衣，还要订一座两层纸房，外加一套桌椅、一台电视和一辆

纸车。家属说得很细，连纸房的窗花都要红一点，像老人活着时住的老院子。赵表舅把要求听完，点头记下，等人走了才把卷尺、篾片和牛皮纸全摆上桌，叫陈小年过来学。“今天这单，你看着做。”赵表舅说。陈小年本来只会打下手，听见这话还有点发愣。赵表舅没有多解释，拿起炭笔就在地上勾线，先画底座，再立屋身，接着把门窗的位置都点出来。他画得很快，线条却稳，哪一笔是承重，哪一笔是装样子，陈小年看了几眼也能分出轻重来。赵表舅一边起骨架，一边说老人纸房和年轻人的纸房不一样，寿终的人要“放宽一圈”，门开得正，窗留得亮，檐口也要抬一点，意思是这人是走正路回去的，不该住得逼仄。“差一圈能有什么区别？”陈小年问。“你住得下，跟你愿不愿意住，是两回事。”赵表舅把篾片按在膝头上，手一拗，弧度就出来了，“人活着讲究这个，走了也讲究。”陈小年听着还是觉得玄。他从小到大听过太多“讲究”，逢年过节不能怎样，吃饭筷子不能怎么摆，晚上不能乱喊谁的名字。老人家把这些规矩挂在嘴边，像一张网，能把所有解释不清的事全兜进去。他盯着桌上的纸房骨架，心里想，眼下这房子不过是烧给死人看的，纸做的，火一着就没了，尺寸大一点小一点，又有谁真去住。赵表舅像看出他没往心里去，抬眼说：“别把它当成糊个样子。你手里轻一寸，家属眼里就是亏一块；你多糊一道檐，进门的人心里就稳一点。”这话比前两天那些没头没尾的规矩更像人话，陈小年倒听进了些。他照着赵表舅教的样子裁纸、上浆、裱墙面，动作还不熟，糊到窗边总起皱。赵表舅不急，只让他拆了重来。拆开以后那张纸就废了，陈小年看着心疼，觉得不过一点小褶，谁会盯着看。赵表舅却说，纸房是替别人做脸面的，脸面不能糊弄，哪怕最后都要进火，也得在人送走之前站得住。一整天，两人都耗在这单活上。前店没什么客时，青石街安静得只剩剪刀开合和竹篾相碰的声响。临近中午，王婶又过来坐了一会儿，看他们扎房子，就说那家老人一辈子脾气硬，活着时住老院，死了还惦记那几扇木窗。赵表舅嗯了一声，没有接闲话，手上仍在给纸房做门楼。门楼正中要贴一个小匾，写“安居”两个字。陈小年拿笔写了两次，总觉得字挤在一处，写不出那点板正劲。赵表舅接过去，提笔一落，两个字就稳稳站住了。“你字也练过？”陈小年问。“做这行，什么都得会一点。”赵表舅把匾晾到一边，“扎房子要懂旧式屋样，做轿子要认喜丧路数，纸马纸牛也不是胡乱折。家属信不信是一回事，咱们不能自己先乱。”陈小年听见“家属信不信”这句，心里更有底气，觉得果然还是为了安慰活人。他顺着往下问：“那要是人家根本不懂，你是不是随便做也行？”赵表舅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不重，却让人没法继续嬉皮笑脸。“人家不懂，你更不能乱来。来店里办事的，多半心里都悬着。你给得稳，他们才站得住。规矩不是拿来摆样子的。”陈小年被这眼神压得收了声，转身去糊另一扇窗。可他心底那点不服还在。他觉得赵表舅说话总带一股“你以后会懂”的劲，像已经把事情判定了，留他在旁边慢慢撞墙。这种被长辈看透又懒得解释的感觉，让他格外不痛快。下午纸房快成形时，家属提前来店里看样。那个老人的二儿子站在柜台前，盯着纸房看了很久，连窗棂的纹样都摸着问了两句，最后只说：“跟老宅有点像。”他眼圈一下就红了，低头把剩下的尾款点出来。陈小年站在旁边，看着一个中年男人对着纸房失神，忽然明白赵表舅说的“给活人一个稳处”是什么意思。纸房并不能真让谁住进去，可它把这个人记在了一个看得见的样子里。家属把钱递过来时，手都在抖。等人走后，赵表舅把最后一扇纸窗扶正，淡声说：“记住了没有？寿终的人，屋子要宽，门窗要正，别让人走得寒酸。”陈小年口头应了，心里还是留着一截没服气的地方。他承认这活不是乱糊就行，却还不肯承认那些更深的规矩真有分量。在他看来，纸房是做给活人看的，只要做得漂亮、做得像样，多余的讲究都能省。这个念头在心里扎了根，像一根细刺，暂时不疼，碰着的时候才知道它还在。傍晚关门前，赵表舅把纸房挪到

靠墙的位置，又用一块旧布遮住半边，说没送出去的活不能整夜露着。陈小年站在边上，问为什么。赵表舅只回了一句：“该谁的，就是谁的。放错了地方，容易让别的空位盯上。”陈小年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偷偷笑了一声。他想，这又来了。什么空位，什么盯上，说到底还是吓唬人守规矩。可等他拿起门板准备关店时，余光扫过那块罩住纸房的旧布，心里还是起了一层说不清的寒意，像布底下那座纸房并不只是纸和浆糊搭出来的样子，而是真有谁会在夜里认门。

第004章_横死纸人

第004章 横死纸人 纸房送走后的第二天，福寿堂接到一单让赵表舅神色沉下来的活。来的是工地上的包工头，带着两条烟和一身灰，说西郊楼盘有个外地工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人当场没了，家属昨夜才赶到县里，灵棚已经搭好，想订一对纸人、一副纸马和一些路上用的纸钱。包工头说话时不停搓手，烟递出去，赵表舅也没接，只把要用的东西一项项记下，问死者多大，家在哪里，出殡走哪条路。“三十出头，河南那边的，媳妇和老娘都来了。”包工头叹了口气，“人年轻，走得又急，家里哭得不成样。”等人走后，赵表舅把柜台上的烟推远了一点，像嫌那两盒烟碍眼。他去后院搬出一捆较厚的白纸，又拿了一卷黑布边，叫陈小年过来看纸人怎么起架。陈小年这阵子已经能打下手，见他神情比平时更稳，忍不住问：“这单有什么不一样？”“横死。”赵表舅说。这两个字一出口，店里像又静了一层。青石街白天有卖菜吆喝，有修锁敲铁，声音总归在人间气里。横死这个词一落下来，却把别的动静都压远了。陈小年想起王婶前天说工地死了人，原来就是这一桩。他嘴上没再问，眼睛却跟着赵表舅的手走。纸人的骨架要比平常纸房简单，可越简单越容易露手艺的虚实。头身比例、衣摆宽窄、肩线是圆还是直，稍有偏差，做出来就像店门口卖给小孩玩的纸玩意儿。赵表舅一边扎，一边把规矩交代清楚。横死的人，纸人只扎形，不点眼；眉鼻口耳能带到，但脸要留空。衣服也不能做得太鲜亮，领口收得紧些，下摆别拖地。纸马纸牛这类代步的东西要备，纸房却不急着给，年轻人横死，路没走完，先顾送路，不先顾安家。陈小年听到“不点眼”，下意识问了句：“为什么？”“眼一开，就像给他多认了一条门。”赵表舅说，“这类活，宁可素一点，也别多。”这解释还是那套含糊的说法，陈小年心里又冒出抵触。他觉得纸人既然是做给灵棚看的，脸上空一大片，只会显得粗糙吓人。活人看见了，心里更难受。与其说是不点眼，不如说老手艺人懒得把脸做细，偏要找个规矩压着。他低头看那纸人半成品，轮廓已经像一个立着的人，可脸部空着，果然看着发空。中午王婶来店里买香，看见后院架子上的纸人，立刻压低了嗓子，说：“这是西郊那单吧？我早上还听人讲，那小伙掉下来前嘴里喊了一句娘。”陈小年皱了皱眉，不想接这种传言。王婶却站在纸人边上没走，伸手虚点了点那张空脸，说横死的人怨气重，老街上以前有人不信规矩，给纸人点了眼，结果灵前灯一晚上都烧不稳。赵表舅正在柜台那头算纸钱，闻言只说：“少拿旧话吓小孩。”王婶撇了撇嘴，说：“我可没吓他，青石街就这点老理，年轻人总得知道。”陈小年嘴上噙着，心里却更不服气。他觉得这条街上的人一碰丧事就爱把话往深里说，像不编点因果出来，就显不出老街的年头。他甚至生出一股少年气的逆劲，觉得自己若是把这纸人做得更像人，未必就真能惹出什么。他以前在县里的画室学过一点素描，知道眼睛一上去，整张脸就活。按他的审美，空脸才是真难看。下午赵表舅被一个客户叫去殡仪馆看尺寸，临出门前又交代一遍：“这纸

人晾着就行，别动脸。” 陈小年嘴上答应，等人出门，心里那根刺却越扎越深。他在糊纸台边收拾裁刀，抬眼就看见那对纸人靠墙站着，脸白得干净，像两扇没装好的门板。他越看越觉得别扭，觉得这活要是送过去，家属看见了，心里得多堵。店里只剩他一个人，前门半掩，外头石板路上有人踩车铃，从门缝里漏进来一线斜阳。他站了片刻，走到纸人前，拿起画眉用的细笔。 笔尖蘸了墨，落在纸脸上极轻。他先点眉，再收出眼线，手比自己想的还稳。两只眼睛画出来以后，整张脸的空洞感一下就没了，纸人像是立刻有了神采，连站姿都显得顺眼。他退后两步看，心里冒出的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果然如此”的得意，觉得自己总算给这东西补齐了该有的样子。 赵表舅回店时，天色已经偏暗。陈小年心里发虚，赶紧把那对纸人往里挪了挪，让阴影遮住脸。赵表舅只顾着核对别的货，没往细处看。两人把纸钱装箱、纸马收边，忙到收店前一刻才算停下。临插门板时，外头起了风，门轴发出一声拖长的吱呀。陈小年回头看了一眼，那对纸人仍立在墙边，可他分明觉得，其中一个的脸朝门口偏了小半寸。他站住，又仔细看，纸人还是原来的角度，没什么异常。可他心里那股得意已经消了大半，换成一层贴在皮肤上的凉意。赵表舅从后院拿来白布，把纸人罩上，说这类活不要露夜。白布落下去的时候，两个影子一下被遮住，只剩两双脚还从底边露出一点轮廓。 陈小年关店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直是那双眼睛。白天他觉得自己是在补手艺，到了晚上，才突然想起赵表舅反复说过的那句“别动脸”。他越想越烦，索性安慰自己，不过是纸和墨，明早送走就完了。可夜里躺到床上后，他仍记得那双眼在昏暗店里亮起来的样子。那不是活人的眼，也不像一团纸上该有的神色，倒像是谁顺着那点墨线，把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

第005章_点眼之错

第005章 点眼之错 陈小年第二天到店比平时早了半小时。他一路走到青石街，脑子里还在想昨晚那点心虚是不是自己吓自己。清晨的老街没开全门，石板缝里留着夜里的潮气，几家早餐摊把热气往街上推，纸扎店门前却比别处更安静。福寿堂的门板还插着，门缝里没有灯。他掏出钥匙开门时，手心有汗，连钥匙牙撞在锁孔上的声音都显得发脆。 门一推开，店里先涌出来一股闷冷的纸味。陈小年站在门口没动，等眼睛适应里头的暗，才朝昨晚罩纸人的方向看过去。白布还在，轮廓也在，像什么都没发生。他心里那口气刚松一点，就看见白布下摆的两只纸脚不在原先的位置了。昨晚罩下去时，两只脚朝正前方立着，现在左边那只纸人却像斜出去一点，鞋尖冲着门槛。他盯着看了几秒，觉得也许是自己记岔了。纸人是轻东西，罩布时碰歪半寸也不怪。可这念头并没有把心压稳，反而让他更想确认。陈小年走过去，手停在白布边上，抬了一下，又落回去。白天看纸人没什么，大清早独自在店里掀一对横死人纸人的罩布，这事光想想就让人不痛快。他终究还是扯住布角，猛地往上一提。两只纸人立在原处，脸露了出来。那双被他点上去的眼还在，墨色比昨天更沉，像吸过夜气。他先看左边，又看右边，纸人没少，位置也没有大动，只是其中一只脸略偏着，视线正压在门槛方向。陈小年喉咙发干，抬手想把它扶正，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他记得赵表舅说过，倒了就放着，不必拿手去正。这几天店里的规矩一条接一条压下来，他嘴上不服，身体却先记住了。 “来这么早？” 赵表舅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把陈小年惊得肩膀一抖。他回头时，赵表舅已经提着早餐进门，目光顺着他手里的白布落到纸人脸上。空气像在这一刻紧了一下。陈小年本能地想解释，说自己只是来提前收拾，可那对纸人的眼睛摆在这里，什么话都显

得多余。赵表舅放下早餐，走到纸人跟前，站了很久。他没有发火，只抬眼看了陈小年一眼。那眼神不算厉，却比训斥更让人发虚。过了片刻，他才说：“我昨天怎么交代的？”陈小年咬了咬牙，还是把话顶出来：“空着脸太难看了。家属看见心里更堵。我点了眼，做得像个人样，有什么不对？”赵表舅听完，没立刻回话。他把那对纸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又把白布重新罩回去，动作很慢。做完这些，他才把声音压得更低：“你觉得像样，就一定是好事？”陈小年心里那股少年气还在，嘴上硬：“这就是纸。又不是真人。”“纸也是替人占位的。”赵表舅说，“你手一多，路就多。”这话还是没说透，陈小年听着更恼。他觉得赵表舅永远拿一半话压人，从不肯把道理掰开。可他再想顶回去，喉咙里那点劲却被店里的冷意压住了。赵表舅没跟他争，只说这单今天不送，要重做。原来那对点过眼的纸人不能再出店，连纸钱也要换一批新的，免得带着乱气上路。“重做？”陈小年一愣，“一整对都不要了？”“不要了。”“那人家家属等着出殡。”“我去赔话。”赵表舅语气平直，“错是店里的，活也得店里认。”他说完就把那对纸人搬到后院角落，单独拿白布罩住，又在四周压了四块砖，像怕风把布掀开。陈小年站在原地，脸一阵热一阵冷。他头一次真切感觉到，自己那点“改好看”的聪明，在这店里不是本事，而是砸了东西。更让他别扭的是，赵表舅到现在都没骂他，连一句重话都没有。那份沉默比骂还难受，像把错完整地摆在他眼前，让他自己看着。整个上午，两人都在后院重做纸人。赵表舅亲自起架，陈小年打下手，裁纸、上浆、包头、扎袖，动作比平时快，却谁也没有省掉一道工。纸人脸部做到最后一步时，赵表舅把细笔收回盒里，没有半点迟疑。那张空脸立起来，仍旧白得叫人心里发紧。陈小年看着看着，忽然觉得空的也许不是脸，而是自己之前硬要往里添进去的那点自以为是。下午家属来催活，赵表舅在前店赔了两句不是，说店里昨晚返潮，成品不稳，必须重做，对方虽然着急，见成品还算利索，也只得点头。陈小年隔着门帘听见外头女人压着哭声问一句“能送稳吧”，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她问的不是像不像，不是好不好看，只是“能送稳吧”。这五个字把他昨晚那点得意全压散了。傍晚天刚擦黑，重做好的纸人被人抬走。被他点过眼的那对还罩在后院角落，没有人动。陈小年心里一直吊着，想问到底怎么处理，又拉不下面子。赵表舅收完账，只说今晚早点关门，门板要插严。夜里风大，青石街早早静了。两人把最后一块门板插上时，屋里只剩柜台上一盏小灯，照得纸房纸马都带着发旧的黄边。陈小年正要去后院洗手，忽然听见门外“笃、笃、笃”三声，像有人用指节在门板上敲了一下，又停一下，再敲一下。声音不重，却极清楚，隔着木板直往人耳朵里钻。两人都停住了。赵表舅抬头看门，没有动。陈小年先是愣住，接着几步走到门边，隔着门缝问了一声：“谁？”外头没人答。他心里发毛，把中间一块门板拉开一条缝，外头街上空着，石板路一直铺到街口，连个影子都没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夜里的凉土味，吹得他后背发硬。他把门板重新插好，回头时看见赵表舅已经朝后院走去。“别看了。”赵表舅说，“把灯灭了，明早再说。”陈小年那一晚回家以后，睡得很浅。半夜醒来，他总觉得那三声敲门还在耳边，像有人站在看不见的地方，耐心地等着门后的人给个回应。第二天一早，他几乎是跑着去开店。门一开，后院那块压着砖的白布瘪了半边。他冲过去掀起布，只看见两块空地，昨晚那对点过眼的纸人，连一片纸角都没剩下。

第006章_夜门三响

第006章 夜门三响 白布底下只剩两块空地，砖头还压在原处，边角连一点撕扯的痕迹都没有。陈小年蹲在后院，手里攥着白布，指节发白，脑子里却是一片空。他甚至低头看了看脚边的地面，院里砖缝里积着灰，只有他自己刚踩出来的脚印，别的什么都没有。那对纸人不重，却也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凭空没了。要说遭了贼，更说不通，谁会专门潜进纸扎店偷一对点过眼的纸人。赵表舅走到他身后，先看空地，再看四块压布的砖，神色没有多少波动，只问了一句：“门板昨晚插严了？”“插严了。”陈小年喉咙发紧，“门外没人，店里也没有动静。可东西就这么没了。”赵表舅没再追问。他把白布从陈小年手里抽过去，重新折好，搭在臂弯里，像是在收一件已经用完的物什。过了片刻，他才说：“这单算完了。以后记死一条，横死纸人不点眼。”陈小年心里那股硬气，在见到空地的那一刻已经散了大半，可嘴上还是忍不住问：“是不是谁半夜进来了？要不要报个警？”“报了也只会问你少了什么。”赵表舅看他一眼，“你怎么说？少了一对该烧的纸人？”陈小年被堵得无话可说。他知道这话没法往外讲。就算说了，也只能落个自己吓自己的笑话。可越是这样，心里越堵得厉害，像有人把一个说不清、解释不通的东西硬塞到他面前，让他认，又不给他认明白的法子。赵表舅把后院门关上，去前店开门做生意。整个上午，两人都像没提过这件事一样，照常接客、裁纸、记账。可陈小年总忍不住走神，耳朵一直吊着，哪怕门外有人路过咳一声，他都要抬头看一下。到中午，王婶来店里坐，见他脸色发白，便问是不是夜里没睡好。陈小年没敢说实话，只说做活做到晚了。王婶看着他笑：“刚进这行，夜里心不稳很正常。老街这些铺子，日头落下去以后都安静得快，人一安静，脑子就爱给自己添声响。”这话原本像是在宽他，可陈小年听了，反倒更别扭。若是一切都只是自己给自己添出来的，那后院那两块空地又该怎么解释。他低头喝水，视线却落在柜台边那本旧账簿上。账页发黄，边角都磨得起毛，里面密密写着日期、姓氏、件数，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批注。赵表舅平时记账极细，哪怕只卖一把香，也要在本子上留一行。他忽然生出个念头，这店里那么多规矩，会不会都跟这本账一样，是一笔一笔从旧事里记出来的。下午没客时，他终于问出口：“你昨天说，规矩是拿代价试出来的。到底试过什么代价？”赵表舅正拿砂纸磨一块木板，闻言没有抬头，像在斟酌该说多少。“早些年，有个扎纸的图省事，给河里捞上来的人做了全套红衣红鞋，还把纸人脸画得齐整。那家出殡路上，抬棺的两个人在街口打了起来，灵棚的灯连灭三回。后来东西全撤，按旧规重来，才把后头的事压住。”“这也许就是巧合。”陈小年说。“巧合也好，规矩也好，你只要记住一件事。”赵表舅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脸上，“来店里的人已经够乱了，咱们不能再让事情多长一枝岔。”这句话比任何带着神怪味的解释都更重。陈小年听懂了，却仍有一处没松开。他想问，那对纸人去了哪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了也不会有答案。他甚至怀疑赵表舅自己也未必知道，只是这老人比他早见过太多解释不通的事，所以学会了不追，不拆，不硬要把每样东西都翻到底。傍晚收店时，赵表舅照旧把门板一块块插上。木头与木头相扣时，声响闷闷的，像把店里和街上分成了两层。最后一块门板合上以后，陈小年下意识朝门那边看了一眼，耳边又浮起昨晚那三下敲门。他没跟赵表舅说，自己白天里已经回想了不下几十遍，越想越觉得那声音不像手掌拍门，倒像指节叩在木板上，带着一种有礼有节的耐心。夜里回家，母亲见他脸色不好，还以为他在店里受了累，夹了一块肉到他碗里，说做手艺活都得熬。陈小年低头吃饭，没法把白布底下那块空地说给家里听。他突然明白，福寿堂里有些事，只能留在那几间屋子里。一旦拿到外头，连说出来都显得荒唐。那

晚他又梦到店门。梦里门板关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还是照着昨夜的节奏敲了三下。每敲一下，门板上就浮起一小团白灰，像从里面透出来的。陈小年在梦里想开门，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等他猛地惊醒，天还没亮，胸口闷得很。他坐在床沿喘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第一次对那间纸扎店生出了真正的惧意。不是怕晦气，也不是怕别人看不起，而是怕那些规矩背后真的压着什么，而自己已经拿手碰过了。

第007章_空位之人

第007章 空位之人 纸人失踪之后，陈小年在福寿堂里总觉得哪里空了一块。那种空不是后院少了两件纸活的空，而像店里原本有个位置被谁认走了，只是他看不见。白天来客进进出出，柜台上照样落账，纸糊台边照样起骨架，可只要一闲下来，他目光就会朝后院那角空地扫过去，心里跟着紧一下。他忍了两天，还是开始找。先是在店里找。柜台底、纸房后、仓房角、后院水缸边，连堆废篾片的角落都翻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接着他又把青石街前后绕了一圈，心里想着说不定是谁半夜恶作剧，把那对纸人搬出去扔了。可街边垃圾箱里只有烂菜叶和塑料袋，卖杂货的老刘头还问他在找什么。他敷衍两句，没把真话说出口。第三天上午，他遇见小李。小李骑着三轮快递车从街口拐进来，见他站在路边发呆，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真在福寿堂上班？”陈小年脸上发热，点了下头。小李把车停在旁边，笑里带着点好奇，也带着一点替他尴尬的意思：“我前几天还听人说你在纸扎店学手艺，没敢信。你这转弯转得够狠的。”陈小年本想回一句“先干着”，话到嘴边却只剩一个含糊的嗯。小李看他神色不对，收了笑，问他是不是累着了。陈小年犹豫一下，拐着弯问：“你送快递晚上跑青石街多吗？有没有见过谁半夜在福寿堂附近晃？”小李一听就乐了：“你们店闹贼？”“算不上。”陈小年不想多说。小李想了想，说青石街晚上早就空了，过了九点连快递车都懒得往里拐，路窄，灯还暗。说到这里，他又压低声音，半真半假地问：“你别是碰上什么脏东西了吧？”这本是句玩笑，陈小年听着却很不舒服。他皱了皱眉，说别胡扯。小李耸肩，骑车走了。车铃一响，声音顺着石板路传出去很远，老街重新安静下来。陈小年站在原地，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件事当成了不能见光的东西。别人随口一笑，他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中午王婶来店里歇脚，陈小年顺势问她，青石街以前有没有过纸扎失踪的事。王婶先是一愣，随后就盯住他：“老赵店里少东西了？”陈小年不敢说得太实，只说自己半夜听见门响，心里不踏实，随口打听打听。王婶端着茶盅，想了一会儿，才说老街老人以前讲过一句话，叫“纸扎不占空位”。意思是做出来的东西，归谁就归谁，没送出去之前得看紧，乱摆、乱改、乱露夜，都容易让“空位的人”先瞧上。她说这话时，声音压得不高，像怕门外有人听见。“空位的人是谁？”陈小年问。“没人上坟，没人烧纸，名字都被忘了的人。”王婶说，“老街以前穷，又挨过灾，外地逃荒来的、路上倒下的、河里捞上来的，不少都没后人。年头一久，连谁是谁都说不清。”陈小年听得心口发凉，嘴上还硬：“人死了就是死了，还能盯上纸扎？”王婶看他一眼，没有跟他抬杠，只说：“你问这话，说明心里已经在打鼓了。人活着讲个名分，走了也一样。你做这行，最要紧的是别让没名分的东西抢了位。”赵表舅一直在旁边裁纸，听到这里才插进一句：“跟他说这些做什么。”王婶撇嘴：“不说，他自己也要撞明白。”陈小年心里那点烦躁被这句“撞明白”顶得更重。他不喜欢所有人都摆出一副等他吃亏的样子，可偏偏他已经吃过一回亏，连反驳都显得没底气。下

午他去后院搬纸时，发现那块原本罩纸人的白布已经被赵表舅洗过，晾在绳上，边角沾过泥的地方洗不掉，留着两块灰印。他盯着那两块印子看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赵表舅从头到尾都没有追查那对纸人的去向，像知道追也没用。傍晚来了一个订纸钱的小单，主家是个老太太，给去世多年的老伴补烧。老太太年纪大，站在柜台前掏钱时手都抖，嘴里还念叨着“别缺了他路上的钱”。陈小年帮着数纸，一张张平码，动作比刚进店时稳了很多。老太太走后，赵表舅说：“看见没有？人怕的不是有没有用，是怕自己少尽了哪份心。”陈小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每年都给那些没后人的送东西？”赵表舅停下笔，看了他一眼：“问这个做什么？”“王婶说的空位。”陈小年说，“是不是得靠这个补？”赵表舅没有立刻答。他把账簿合上，声音压得很平：“福寿堂有些活不是谁掏钱谁订，是该做就得做。你往后会见着。”这答案让陈小年心里更不踏实。他隐约感觉，纸人失踪这件事还没完，后头还有别的东西在等着。那对点过眼的纸人像是替他把一道门碰开了一个缝，让他第一次看见这门后并不只是老街老人嘴里的空话，而是有人、也有事，正在等他真的迈进去。

第008章_病倒的掌柜

第008章 病倒的掌柜 进了农历七月，福寿堂一下忙起来。白天来订纸钱、元宝、寒衣料子的人多，夜里还有人临时上门补单。青石街别的铺子到了傍晚就冷，福寿堂却连门板都比平时插得晚。赵表舅照旧做活，手上没停过，话却比平时更少。他像在赶什么早就算好的时辰，把前头接的单子一件件往前推，账簿上又多了好几页新账。陈小年做了一个月学徒，手已经不算生。他会裁纸、会起小件骨架，也能看着尺寸糊一些简单纸活，可真到了旺季，才知道这门手艺靠的不只是手稳，还有一口顶得住的气。白天接客，后院做活，晚上还要清点第二天送出去的东西，连喝口水都得算着空档。更让他烦的是，中元将近，福寿堂每年还有一项“不挣钱的活”。那天傍晚，赵表舅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比账簿还旧的小册子，纸页边缘都卷了。他翻开让陈小年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行名字，有全名，也有外号，还有“河堤无主男尸”“北桥老太太”“西关讨饭老汉”这样的记法，后面标着纸衣、纸屋、钱袋、鞋袜各几件。陈小年翻了两页，皱起眉：“这是什么？”“施孤单。”赵表舅说，“每年七月半，给没后人祭的送一份。”陈小年看着那一长串名字，只觉得荒唐。“这么多，都得咱们做？”“能查到的，都得做。”“谁出钱？”“店里出。”陈小年愣住了。他先前还以为纸扎店所有活都按单算钱，谁家订什么做什么，从没想过还有这种白搭工夫的旧账。赵表舅见他神色，像早就料到他会不理解，只说这是赵家传下来的规矩，逢中元不能断。以前他父亲做，后来他接手，账页一年接一年，从没缺过。“没后人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陈小年忍不住问。赵表舅把册子合上，声音很稳：“老街靠这个活着的时候，就吃过断规矩的亏。”又是这句不说透的话。陈小年心里烦躁，却没再争。可他看着那册子上密密的字，还是觉得不现实。福寿堂眼下忙成这样，正常生意都快赶不及，还要另外做几十份基本纸活，纸料、人工、火路全算进去，简直是在拿旺季给无名无姓的人填窟窿。两天后，天忽然下起大雨。赵表舅傍晚接了个急单，说城北有人家明早出殡，缺一副纸马，必须今晚送过去。陈小年原本要跟着，赵表舅见外头雨势大，只让他守店。等到夜里九点多，赵表舅才披着一身湿气回来，裤脚和鞋面全是泥。陈小年赶紧递毛巾过去，赵表舅只说先关门，夜里还有施孤单要理。他话没说完，就先咳了两声。咳声又沉

又深，像从胸口最里头拽出来。陈小年听着不对，劝他先回后院歇一会儿。赵表舅却还是坐到柜台边，把那本施孤单摊开，开始核数目。纸屋要多少套，纸衣要分老少，钱袋每份几扎，连鞋样都得分开记。陈小年在边上看得头皮发麻，觉得这根本不像正常做生意，倒像在给一群没人认领的人补一份长期欠着的饭钱。夜里快十一点，赵表舅起身去后院，走到门口时脚下一晃，扶住门框才站稳。陈小年连忙过去扶他，手刚碰到胳膊，就觉出烫手。赵表舅额头发热，脸色却发青，眼眶一圈发红，像是这场雨不是淋在衣服上，而是直灌进了骨头里。“你发烧了。”陈小年说。“没事。”赵表舅声音发哑，“册子放柜台底，明天把纸料先点出来。”“都这样了还点什么纸料，先去医院。”赵表舅摇头，走了两步又撑住墙，终究还是没顶住。陈小年把他送到县医院挂水，折腾到后半夜才回。医生说老人这把年纪本就气血弱，又淋雨受寒，至少得躺几天。回店路上，青石街早空透了，街口那盏黄灯在水里照出一圈圈光，路面湿滑，脚步声在石板上拖得很长。陈小年一个人提着那本旧册子，忽然觉得它比纸还沉。第二天早上，他照赵表舅吩咐去柜台底下找施孤单，发现旁边还压着一本更旧的账册，封皮上写着“七月施用”。他翻开一页，里面记着几十年前的年份、路口方位、送出件数，字迹比现在还工整。每年一页，没有断过。陈小年盯着那些旧字，第一次真切感觉到，这事在赵家不是顺手做一做，而是像祭日、像门槛、像店里的火盆位一样，已经成了不能空的东西。中午他去医院送饭，赵表舅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精神却还算稳。他没有问店里生意，只先问施孤单看了没有。陈小年把册子放到床边，说看了。赵表舅抬手按住那本册子，目光沉沉地看着他：“今年你做。别缺。”病房里有消毒水味，窗外有人推着输液架经过，轮子吱呀作响。陈小年听见“别缺”两个字，心口像被压了一块砖。他本能地想说这么多份根本做不完，可赵表舅的目光压过来，里面没有商量，只有一种多年守下来的笃定。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自己不是临时代几天班，而是被硬生生推到了这家店最重的一道规矩前头。

第009章_缺下的份数

第009章 缺下的份数 赵表舅住院以后，福寿堂一下只剩陈小年一个能顶前后的人。白天要接正常生意，后院得赶中元前的单子，晚上还要对着那本施孤单算无后祭祀者的份数。小院晾架上挂满半成品，纸衣、钱袋、纸鞋一串串垂着，风一吹就相互擦碰，发出干涩的轻响。陈小年忙得脚不沾地，心里那点对规矩的敬畏刚冒头，又很快被现实压住了。施孤单太长了。他连着两晚熬到十二点，把册子上能看清的名字全抄到新纸上，越抄越烦。北桥老太太、西关老汉、旧站乞儿、无主女尸、河边小孩、路倒客人，一行又一行，像整个青石县几十年里没人接走的尾巴都堆到了福寿堂这张桌上。他算过一遍，光最基础的一间小纸屋、一套纸衣、一袋钱，就得做几十套。店里原本要卖给活人办事的钱货还没赶完，哪有工夫再替这些根本没人认识的人忙活。他去医院送饭时试探着问赵表舅：“施孤单能不能少做点？比如挑几个年头近的，或者只做纸钱，不做纸屋。”赵表舅靠在病床上，脸色差，却还是把话说得很直：“不能省。”“可店里还有正常单子，再这么做下去，眼下的钱都赚不到。”“那也不能省。”陈小年心里发堵，饭盒盖子都差点扣歪。他想说这根本就是拿活人日子去填死人窟窿，可看着赵表舅那张发烧后干瘦下来的脸，又把话咽住。他从医院出来，站在路边抽了一根烟。烟是跟小李要的，第一口呛得他咳了好几声。秋天的风卷着医院门口的消毒水味往脸上吹，他越想越觉得这规矩不讲理。中元前

一天，店里正常生意突然又加了一截。王婶替邻居家来补纸钱，城北那边有人临时订纸衣，连杂货店老刘头都来买一刀黄表纸，说夜里要在门口烧。陈小年从早忙到晚，连吃饭都是站在后院扒两口盒饭。施孤单那边，他只赶出来三套最全的纸活，照着册子前几页写得最重的几个人名做了，后面的还只停在纸料堆里。夜里九点，他看着糊纸台边摆着的半成品，心里掐了很久，终究还是做了决定。三套先送。剩下的以后补。这个念头一出来，他整个人反而松了半截。反正赵表舅人在医院，店里也就他自己盯着，先把明面上的规矩做足，后头真要补，再挑个空闲时候做也来得及。人死了那么多年，多等几天又能怎样。他甚至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周全的理由：店里总得先顾眼前能见着的单子，不能为了没后人的旧账把现成生意砸了。他把三套纸活装上三轮车，另带两捆纸钱和一包香烛，照册子上写的地点往街口十字路去。路上行人很少，路边商铺早早关了门，只有几家窗里还透光。农历七月半的夜，县城没有想象里热闹，反而带着一种人人都知道该少出门的收敛。陈小年骑车经过青石街口时，听见哪家院子里传来低低的哭声，又很快被夜风吹散。十字路口比平时更空。四条路口都摆过火盆，地上有旧纸灰被风压成一片片黑影。陈小年按赵表舅平时做的样子，在路边找了块相对干净的地方，先摆纸屋，再放纸衣和钱袋，最后点香。火一起来，纸边卷得很快，火光把路口映出一层跳动的黄。陈小年站在一旁，心里却没有多少敬畏，只有一种赶工似的麻木。他想着早点烧完早点回去，店里还有一堆半成品等着。烧到第二套时，路口起了风。风并不大，却总从他背后钻过来，把火吹得朝前扑。他回头看了一眼，四条路都空，没有人，也没有车。可那一瞬间，他心里还是起了一层莫名的不安，像有人站在看不见的暗处，正盯着他手里到底还剩多少没拿出来的东西。他加快了动作，把最后一套也点着，接着将剩下那包纸钱往火里添了大半。火势一起一落，烧焦的纸边卷成黑色，带着火星往上飞。陈小年盯着那团火，突然想起册子上那些没做出来的名字，像有一长串空白正排着队，等着他一句“以后再说”。他心里发虚，便把剩下的纸钱也全倒进去，像这样就能把欠下的份数一并糊过去。回店的路上，他不敢细想。三轮车在石板路上颠得车把发响，他只顾埋头往前骑。等把门插好，坐到柜台后头喘气时，心里那股不踏实却没有散，反倒越压越厚。纸料还堆在后院，施孤单册子摊在桌上，空着的大半页像张着嘴。陈小年盯着那页纸，最后还是把册子合上，压进柜台底下，告诉自己等忙过这一阵再补，绝不会真缺。可“等忙过这一阵”这句话刚在心里落稳，他就听见门外石板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那脚步不急，像有人穿着旧布鞋从街口往这边走，一步一步，踩得很实。陈小年屏住呼吸，脚步却在福寿堂门前停下了。门外没有敲门，也没有说话。隔着门板，陈小年只能听见一阵极轻的摩擦声，像鞋底在门槛外来回蹭了两下。他坐在柜台后头，后背一点点凉下去，直到那声音慢慢退远，消失在青石街黑下去的路口。

第010章_七月半夜

第010章 七月半夜 中元过头的头一晚，青石街早早就空了。白天各家各户门口都烧过纸，路边还留着一圈圈灰印，风从街口吹进来，把没灭尽的灰带得打旋。陈小年白天忙着补正常单子，到了傍晚才抽出空去医院送饭。赵表舅仍在输液，听他说三套施孤纸活已经送了，脸上没显出多少情绪，只问了句：“册子上的都送了？”陈小年喉咙一紧，回道：“先送了几套，店里赶得急，剩下的过两天补。”病房里一下安静了。隔壁床家属正在削苹果，水果刀刮皮的声音很轻，却把这句“过两天补”衬得格外

刺耳。赵表舅盯着他，眼里那点病气都被压了下去。“中元的東西，过了日子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那也总比店里活都耽误了强。”陈小年硬着头皮说，“你每年按全套做，是因为你守旧。我眼下一个人，真顾不过来。”赵表舅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今晚再去一趟。”“都烧过了，还去什么？”

“把该送的补一补，哪怕补不全，也别让路口空着。”陈小年本来就累，听见这话心里直冒火。他觉得自己已经替店里扛下这么多，连中元夜都一个人跑了，赵表舅躺在病床上还要拿规矩压他。可赵表舅说完便闭了眼，没有再争，像他该明白的事早就说完了，剩下的全看他自己肯不肯认。从医院出来时，天彻底黑了。陈小年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终究还是回店拿了些纸钱和一只最小的纸灯。不是因为全听进去了，而是那句“别让路口空着”像一根刺，扎在他脑子里拔不出来。他不想再见到昨晚门口那阵停住脚步。十字路口离青石街不远，骑三轮过去十分钟。夜里街面比中元当天还冷清，偶尔有摩托从远处过去，灯光一晃就没。陈小年到地方时，地上昨晚烧过的纸灰还在，黑一块白一块，踩上去发软。他找了个避风一点的角，把纸灯立起来，又拆开纸钱，准备补烧一通。就在他蹲下去点火的时候，背后忽然传来一串脚步声。那脚步离他很近，像有人从左边那条路拐过来，直朝火堆这边走。陈小年手里火机一抖，火苗差点灭掉。他猛地回头，只看见路口空着，四条路都摊在黑里，连条狗都没有。可脚步声并没有跟着停，反而绕到他身后去了，一步，两步，踩得不快，像是在看他到底摆了些什么。陈小年头皮发炸，赶紧把纸钱点着。火光一升起来，路口的黑暗像往后退了一圈。他盯着火，不敢再乱看，只觉得那阵脚步就在火圈外头打转，时近时远，始终不肯真正走开。纸钱烧得很快，边沿卷起来，像一只只黑手往里收。陈小年把余下那包纸一股脑全添进去，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快烧完，快走。火最旺的时候，右边那条路口忽然亮了一下，像有人在更远的地方也点了火。那点亮光只闪出一瞬，接着便没了。陈小年盯着那边看，心口一阵发紧。赵表舅教过，路口送纸时最忌看别家的火，看见了也当没看见。他从前只当是免得彼此犯忌，眼下却第一次觉得，这条规矩也许是怕人看见不该认的东西。纸快烧净时，他听见身后有人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很老，干哑，像许久不说话的人刚开口前润一润喉咙。陈小年肩背一下绷死，整个人僵在火盆前。紧跟着，一道很轻的、分不清男女的声音从他背后落下来：“今年就这些？”只有五个字，贴着夜风钻进耳朵，凉得像一根细铁丝。陈小年脑子里嗡地一声，差点把手里的纸灯扔出去。他知道这时候该走，也知道不该回头，可那声音太近，近得像就站在他肩后半步。他咬着牙，抓起空袋子和火机，几乎是抢着站起身，抬腿就往三轮车那边走。走出两步以后，他又听见那道声音慢慢补了一句：“还缺着呢。”他再也顾不上别的，跨上三轮就往回蹬。车轮压过石板和土路交界时颠得厉害，车把在手里乱晃。一路上他都不敢回头，只觉得那句话贴在后颈上，跟着他一起往青石街走。直到福寿堂的门板在眼前立起来，他才算喘过一口气。进店以后，他先把门插死，再把后院灯全打开。灯光照到纸房纸马上，店里像忽然多出许多安静站着的人。陈小年靠在门板上，胸口起伏得厉害，额头全是汗。他想把刚才听见的话解释成自己太累，耳朵出岔，可那五个字太清楚，连语气里的那点问责都清清楚楚。更让他心里发凉的是，对方问的不是“你是谁”，也不是“这是哪儿”，而是“今年就这些”。像它认得这条路口，也认得福寿堂往年该送来的份数。那一夜，陈小年把施孤单从柜台底下重新翻出来，摊在灯下看了很久。旧纸页一行行排开，像一张没能交完的旧债单。他盯着那些没送出去的名字，第一次不再觉得它们只是账上的笔画，而像一张张被漏过去的口。店外风过青石街，卷起地上的残灰，门板后头时不时传来轻轻一响，像有人走到门口，又停住了。

第011章_梦里讨债

第011章 梦里讨债 中元后的第七天，青石街上开始有人讲同一个梦。起先只是王婶来店里时顺口提了一句，说昨晚睡到后半夜，梦见一个穿旧蓝布褂的老太太站在她家堂屋门口，头发梳得很整，脚边放着一只豁口粗瓷碗，问她一句：“今年为什么没有我的份？”王婶说完还拍了拍胸口，嫌那梦做得太真，醒来以后口里发苦，连床边的水都凉透了。陈小年听见这话，手里的浆刷停了一下。他没接，因为那句话跟自己在十字路口听见的口气太像，像同一个人换了个地方继续讨账。可王婶刚说完，来买香的刘家媳妇又插进来，说她昨晚也做了差不多的梦，梦里同样是个老太太，站在窗外问“今年怎么缺了我”。中午送快递的小李过来取件，顺口也说起城西有户人家闹梦，说一家三口都梦见个老太太坐在门槛边。同一个梦在一天里连着冒出来，连王婶那张善讲热闹的嘴都压低了。她站在柜台边，看了陈小年一眼：“老赵还没出院？”“还在住着。”陈小年说。“那你问问他，老街这阵子是不是哪道规矩空了。”王婶把声音压得更低，“一般人做梦，做的是自家事。同样的梦挨家挨户找上门，八成是有话要往街上递。”陈小年喉咙发紧，没有接腔。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青石街这阵子空掉的规矩是什么。可真把这话说出来，等于承认那些没送出去的份数已经不只是账本上的空白，而是在街上生出了回音。他不愿意认这个，于是只说自己晚上去医院问问。傍晚送饭时，赵表舅刚打完一瓶水，精神比前两天稍好。陈小年没敢一上来就提梦，只说老街有人晚上睡不好，梦里老被一个老太太追问。赵表舅听完，脸色一下沉了，问：“几家？”“王婶说起码三家。”“都在青石街附近？”“差不多。”病房窗户半开着，外头有风吹进来，把床边的病历纸吹得翻了个角。赵表舅沉默很久，才问他施孤单到底还差多少。陈小年被问得发堵，只能把剩下大半页的事说了。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那句“以后补”站不住了。赵表舅闭了闭眼，声音压得更低：“不是人家来讨你，是你自己先缺了人家的份。”陈小年听得心里发火：“你总拿‘人家’说事，可你也没见过什么人。三户人家做同样的梦，也可能是街上传开了，互相吓的。”赵表舅没有跟他争，只说：“你若真这么想，今晚就回去安生睡。你要是睡不着，就把后院纸料理起来，明天开始补。”从医院回来时，天色压得很低。青石街比平时更静，连卖杂货的老刘头都早早关了门。陈小年进店以后，没急着点后院灯，而是站在门里听了一会儿。屋里没有别的动静，只能闻见纸浆和旧木头的味道。可越是这样安静，他越觉得昨晚那句“还缺着呢”没有走远。他勉强把正常单子收了尾，又把施孤单从柜台底下拿出来重看。账页上的字在灯下排得密，名字有些模糊，有些干脆就只剩外号和去处。陈小年越看越烦，索性起身去后院洗把脸。刚走到门槛边，他脚步一下停住了。前店与后院之间那道木门下方，正有一缕白灰从门槛外头蹭进来，像谁鞋底带着灰，在外头站了许久。陈小年盯着看，心脏一下一下撞着肋骨。他不敢立刻开门，只把耳朵贴过去。门外没说话，却有一阵极轻的摩擦声，像布鞋底在石砖上拖过，又轻又慢。“谁？”他忍着发干的嗓子问。门外没有应，只是那阵蹭地声停了。陈小年握住门闩，掌心全是汗。他心里明白，如果真是街坊，早就开口叫人了；要是小猫小狗，也不至于站在门槛外这样耐着性子。他不想开，又怕不看更难熬，最终还是猛地拉开木门。门外空着。后院天井上方挂着一块月亮，光落在水缸和晾架上，把影子拉得发长。那道白灰停在门槛外半尺的地方，再往前就是干净石砖。陈小年站在门口，眼睛四下扫了一圈，什么都没瞧见，可刚才那阵蹭地声还像贴在耳边，没有散。他正要关门，忽然发现门槛外那道白灰里有一小截鞋底印。印子不完整，只是一个鞋尖，圆头，偏窄，像老人常穿的那种旧式布鞋。印子朝着店里，停得很规矩，像来的人站在外

头，知道自己不能直接跨进来。陈小年后背一阵发寒，猛地把门关上，门闩插得死紧。回到前店后，他再也看不进账页，只觉得门槛外头有什么正安安静静等着。他原本一直拿“互相吓的”这句话顶着，直到看见那枚停在门槛外的鞋尖印，心里那层硬壳才真正裂开。他头一次意识到，老街那些梦未必是在讲给别人听，它们也许是在一点点把他逼回那本旧册子跟前。

第012章_粉纸童衣

第012章 粉纸童衣 第二天一早，福寿堂来了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只旧书包，眼圈肿得发亮。她进门时脚步发虚，站在柜台前半天才开口，说想订一套小孩用的纸衣、纸床和几个小玩意儿，明天一早就要。她说话时把书包拉链拉开，里面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毛衣和一张一寸照，照片上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头发剃得很短，笑得露出上牙。陈小年见过大人的白事，孩子的活还是头一回接。女人说孩子得的是急病，在市里医院抢了几天没留住，昨晚才把人接回来。家里老人说孩子太小，走时别给太冷太白的东西，要给他拿点颜色软和的，让路上不害怕。她边说边掉泪，手一直按着书包带，像那是孩子最后一点还留在怀里的分量。赵表舅不在，店里只有陈小年。他记起之前听过一嘴，孩子的纸扎要避全白，最好用粉纸、浅蓝、浅黄这些浅色。可他转头看库房，成捆成捆的白纸现成，粉纸却只剩零散几张，若现去买，时间上肯定来不及。女人又一再说着急，最好今晚就能拿一部分回去。陈小年心里一算，白纸最省事，只要在衣边点些颜色，也未必看得出来。他刚要点头，忽然想起赵表舅病床上那句“不能省”。这几天店里的每一道事都像在提醒他，图省事这三个字后头往往跟着别的东西。可眼下他一个人守店，纸料、人手、时间都不够，理智又逼着他往简单那边走。年轻女人看着他，声音发抖：“能做吧？”“能。”陈小年终究还是应下了。女人走后，他把孩子照片夹进账页，去后院理材料。白纸成捆，粉纸只够裁几个小鞋面。他站在纸架前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把白纸搬了下来，打算先起样，晚些若能找到粉纸再换。可裁刀刚落下第一刀，他心里就有些发闷，像自己明知道哪条路不能走，却又在为走上去找理由。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做这套童衣。孩子身量小，衣服做起来比成人纸衣细，领口、袖口、鞋面都要收得更紧。陈小年照着那张一寸照去想，尽量把衣样做得像小孩平时会穿的样子，心里却越来越沉。做大人的纸活时，人还能拿“寿终”“送路”“安家”这些词把难过兜起来；给孩子做，所有话都空，只有一个“太早了”压在屋里。临近傍晚，王婶进来买香，看见糊纸台上的童衣，脚步就放轻了。她问了原委，听说陈小年准备用白纸打底，脸色立刻变了：“小孩的纸扎不能用这个色，县里老人都知道。”“我知道。”陈小年说，“可粉纸不够，明早前得交。”王婶皱起眉，看了看他手里的衣样，压低声音：“差一点都别凑合。小孩路短，最怕寒气重。你哪怕今晚去东市文具店翻，也得把颜色找齐。”陈小年被她说得心里发紧，却还是本能地想争一句：“白纸点点色，不也一样？”“不一样。”王婶答得很快，“你给大人办事，差的是面子；给小孩办事，差的是心。”这话落下来，比责怪更重。陈小年没再出声，心里却乱成一团。东市离老街不近，跑一趟来回得一个多小时，店里还不能长时间空着。他咬着牙继续做，想着先把骨架和衣样做好，等晚上关了前门再出去找纸。天黑以后，前店收得早。陈小年把门板插好，去后院继续糊那套小床。刚糊到床围，他忽然听见仓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像有人用手在揉一件很小的衣料。声音很短，停一下，又来一下，带着纸

面相擦的干涩。陈小年整个人僵住，手里的浆刷停在半空。仓房门半掩着，里面没点灯，只从缝里漏出一点院灯的光。他盯着那道缝看了几秒，心跳越来越快。声响又来了一次，这回更像是小孩换衣服时袖口擦过身侧，轻轻索索地响了一阵。陈小年脑子里一下冒出照片上那张小脸，后背的汗都凉了。他抓起院里那盏手提灯，几步冲到仓房门口，猛地把门推开。仓房里堆着纸料和半成品，最里头挂着几件未做完的童衣，门一开，晾绳还在轻轻晃。地上没有人，也没有老鼠，只是他下午随手放进去的一只白纸小鞋不知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鞋尖正朝着门口。陈小年盯着那只小鞋，心里那点侥幸终于散了。他把灯往架上一挂，转身就去翻车钥匙。东市文具店关门晚，哪怕跑空也得去。他骑车穿过半个县城，挨家问，最后在一家婚庆用品店里买到几卷压箱底的粉纸和浅黄纸。回店时已经将近夜里十点，青石街黑得只剩街口一盏灯。他没有歇，连夜把那套童衣重新裁过，白纸那份一张没留，全扯下来压进火盆。粉纸裁出来以后，整套衣样忽然柔和了很多，哪怕仍是纸做的，也不再那种刺眼的冷。做到最后一只小鞋时，仓房里再没响过。陈小年把衣服、小床和纸玩具一件件摆齐，站在后院看了很久，胸口那阵发紧才慢慢松开一些。第二天年轻女人来取活，看见那套粉纸小衣，手一下捂住嘴，眼泪就下来了。她摸着衣角，反复说“谢谢”。陈小年站在柜台后，第一次没有把这些讲究当成老人嘴里的空话。他很清楚，昨晚若真拿着白纸童衣交出去，出问题的未必是女人家里，而是自己心里那道已经裂开的缝会再大一寸。规矩不是拿来吓人的，有时候，它更像是替人拦住一脚就会踩空的地方。

第013章_香灰脚印

第013章 香灰脚印 粉纸童衣那单刚送走，王婶又领来一桩急事。她家斜对门的周家老人昨晚咽了气，灵棚搭在院里，守灵时供桌前老出怪事，香插上去总往一边偏，纸钱刚放稳就掉，家里人心里发毛，想请赵表舅过去看一眼。王婶知道赵表舅还在医院，便把人带到福寿堂，意思是先让陈小年去顶一顶。周家来的是老人的二儿子，三十多岁，眼里全是熬夜后的红丝。他站在柜台前说得急，反复念叨“不是迷信，是真怪”。陈小年原本想推，说自己只是学徒，怕看不了这种事。可对方看他的眼神像抓住一根临时能用的绳子，王婶又在旁边说“老赵教过他”，他也只能拿上香、黄纸和小剪刀，跟着往周家走。周家在青石街后头的小巷里，院门口挂着白布，门框两边别着黑纱。还没进门，陈小年先闻见一股混着纸灰、香火和眼泪的味道。院里搭着蓝白条棚，正中摆棺，供桌在棺前，桌上一碗倒头饭、一盘熟肉、几样水果，还有一只旧瓷杯。守灵的人分坐在墙边，脸色都发木，见他进来，全都把目光压到供桌那边。供桌前的香炉插着三炷香，烟直往上走，按说很稳。陈小年绕过去看了一圈，起先没觉得哪里不对。直到他俯身去扶一张滑到边上的黄纸时，才发现香炉前的香灰上有几枚很浅的印子，像谁用脚尖在灰里轻轻踩过。那印子只有半个巴掌长，鞋头圆，窄窄的，一前一后，正停在供桌左边空出来的一角。陈小年后背一凉。“就是那块地方。”周家二儿子压低声音，“昨晚我嫂子摆果子时，总觉得那边像还该放样东西，可谁都想不起差了什么。”这句话让陈小年脑子里一紧。他盯着那几枚灰印，忽然想起施孤单上那些没送出去的份数。空位、缺下、问今年怎么没有，这几件事像被一根线穿起来，偏偏都绕回同一个地方。他蹲下身，把供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左边那角空着的大小，正好够放一只小纸钱袋或者一碗供水。“昨晚是不是有人梦见过什么？”他问。院里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周家儿媳才

低声说，婆婆走前那天夜里，她做梦见一个老太太站在院门边，看着灵棚问了一句“这回也没我的位子？”她当时醒得一身冷汗，以为是给婆婆守灵太累，并没往外说。可今早供桌前老出毛病，她才把梦告诉家里人。陈小年听得心口发沉。他本来还想用“巧合”撑一撑，到这一步却越来越撑不住。他转头去看供桌角落那枚鞋印，灰很新，边缘没有乱，像刚踩上去不久。灵棚里有十来个人来回走动，谁的鞋底若真落进香灰，不会只留这么规整的一串。“怎么弄？”周家二儿子急着问。陈小年想起赵表舅平时做法，先让人把供桌重新拭净，又在左边空位摆了一碗清水、一小碟白米，再添一叠黄纸。他不敢说这是给谁补的，只说守灵时供桌边不能空得太过，空出来也要拿清水和米压一压。周家人照做以后，陈小年重新扶正香炉，点了三炷新香，退到一边看。这回烟直了很多，先前总往左偏的那道香也稳住了。院里人明显松了口气，连哭声都轻下去，守灵的人原本乱飘的目光也都收了回来。可陈小年心里没有松，他知道自己这不过是在照猫画虎，真正该补的并不在周家供桌上，而在福寿堂那本还空着大半页的册子里。临走前，他又看了一眼香灰。那几枚鞋印还在，没再往前，也没往后，像有人只是来门口站一站，提醒你这儿原本少了一样。周家二儿子塞给他一包烟作谢，他没要，只说回头去店里结账。走出巷子以后，王婶跟在旁边问：“你看出什么没有？”陈小年沉默半天，才低声说：“老街这阵子差的，不止周家这一样。”王婶听懂了，脸色也跟着变了。她压低声音告诉他，早年青石街老人办白事，供桌旁常额外放一碗清水一双筷，不是给自家先人，是给路过的无主客留个位置，怕人家眼馋，也怕人家记着缺。后来新一辈嫌这些麻烦，很多家慢慢都不摆了。陈小年听着，只觉得那本施孤单越发沉，像不仅压在柜台底，也压在整条街的呼吸上。回到福寿堂后，他把周家这事记进了边角纸上，又把册子重新翻开。纸页翻到一半，停在“北桥老太太”那行旁边，边上还有赵表舅早年用红笔批的一句：“旧井边常坐，爱讨水。”陈小年盯着这七个字，眼皮猛地跳了一下。他忽然意识到，梦里讨份的人，也许不是一团模糊的阴影，而是册子里早就有记号的某一个。若真是这样，那他欠下的就不是一个笼统的“规矩”，而是一笔具体到人、具体到去处的旧账。

第014章_老井边的碗

第014章 老井边的碗 “旧井边常坐，爱讨水”这七个字在陈小年脑子里转了一整夜。第二天上午店里稍闲，他把册子又翻了两遍，终于在靠后几页找到“北桥老太太”后头更细的一行小字：无后，早年讨饭，住老井北破屋，死于冬月，后移城西义地。字写得挤，像是很久以前补上去的。陈小年看着那行字，心里一点点发沉。青石街后巷原先确实有口老井，后来自来水通了，井口封了半边，如今只剩井台还在，周围长着荒草，很少有人再去。王婶中午来店里时，他把这页给她看。王婶盯着“北桥老太太”几个字，过了一会儿才“哎”了一声，说她小时候真见过这么一个老太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常穿蓝布褂，端着一只粗瓷碗坐在井边等人倒口热水。谁家办丧路过，她总爱跟在后头走一段，嘴里念叨“给我也添一口”。后来老太太冬天里冻死在破屋里，还是街坊凑钱把人埋了，至于有没有后人，谁也说不清。“你怎么不早说？”陈小年问。王婶看他一眼：“老街这类旧人旧事多，平时谁会专门提。再说，你要不是把中元那份空了，也不会让她找上来。”这话说得直，陈小年没法反驳。他已经很难再拿“巧合”撑门面，只能顺着往下问那口井在哪儿。王婶说正好她下午没事，可以带他过去看

看。两人吃过午饭，便从青石街后巷绕出去。巷子越走越窄，墙根常年见不到日头，砖缝里长着青苔。走到最里头，一口废井便露了出来，井台是青石砌的，边沿被磨得发亮，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旧东西。井口早被铁板封住大半，只留下脸盆大小的一圈，里头黑黢黢的，看不清深浅。井边歪着一棵老槐树，树根把石缝顶开了。陈小年站在井前，先闻到一股潮湿发闷的水腥气，接着才看见井台边角放着一只粗瓷碗。那碗边沿磕掉了一角，里头盛着半碗清水，水面上飘着两片枯叶。他脚步一下顿住了。

“这碗谁放的？”王婶也愣住了。周围没人，巷子口晒着几家衣服，风吹过去，绳上的衣角一下下拍墙。那只碗就安安静静放在井边，位置太自然，像一直就在那儿。可王婶明明说这里很少有人来，井边更不可能有人特意放一碗水。陈小年蹲下去看，发现碗沿边还粘着一小撮新纸灰，灰色发白，不像在外头风吹雨打待了很久的样子。他伸手想碰，手指停在半空，又收了回来。王婶站在旁边，也没催他。两个人一时都没说话，只听见井口深处偶尔传上一点回音，像水在极下面轻轻碰了石壁。陈小年盯着那碗清水，心里升起一种很古怪的感受，像他这阵子一直听见、梦见、猜着的那个人，忽然在县城的白日里留下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它不再只是一句“缺了份”，而是有井台、有碗、有当年讨水的习惯。“要不要把水倒了？”王婶低声问。“别动。”陈小年马上说。这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了一下。若是放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觉得这碗水多半是哪家孩子恶作剧，抬脚就能踢开。可现在，他心里冒出来的第一反应却是别乱碰。规矩、旧账、空位，这些词在他身上扎出痕以后，很多事已经无法再按从前的轻慢去看。两人站了一会儿，王婶说起更多旧闻。她说那老太太讨饭并不凶，只求水求口热饭，有时谁家孩子办满月，她也会远远站着看。青石街老一辈觉得她可怜，逢中元和寒衣，总有人顺手在井边给她留一把纸钱、一碗清水。后来老人们渐渐没了，这一套就断了。赵家铺子还在按年送，却没人再记得她爱喝水这件小事。这话让陈小年胸口发紧。他想起自己在十字路口一股脑倒进火里的那包纸钱，只觉得粗糙得厉害。钱送没送，屋做没做，原来还不是全部。被人记着什么，在哪儿留下什么小习惯，这些同样是“份”。福寿堂那本册子之所以旧得发黄也不肯扔，也许就在记这些旁人眼里最不值钱、却最容易让人真的被忘掉的东西。临走时，陈小年还是回头看了一眼那只碗。日头从墙头斜照下来，水面亮了一小块，像有谁刚喝过，又把碗稳稳放回原处。他没敢久看，和王婶一前一后出了巷子。回店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在施孤单旁边单写一行：“北桥老太太，井边添水，纸屋一，衣一，钱袋一。”写完以后，他心里反倒比前几天更沉，因为他终于明白，自己要补的不是一笔含糊账，而是一笔被具体记住、也具体找回来的旧账。夜里收店时，他鬼使神差地端了一碗清水，放到前店门槛内侧，离门不近也不远。水碗落下的那一刻，门外起了风，吹得门板轻轻一颤。陈小年站在店里，看着那只碗里的水晃出一圈圈纹路，忽然觉得自己离“该怎么补”这件事，终于不再只隔着害怕，而是隔着一层需要亲手去做的明白。

第015章_山门借灯

第015章 山门借灯 井边那只碗像把事情钉实了。陈小年知道自己再拖，老街上的回响只会越闹越散。可要怎么补，补到什么地步，他心里还没有底。赵表舅在医院里说话越来越少，来回就那几句“别缺”“补齐”，像法子其实早摆在面前，只看他肯不肯照做。陈小年心里发闷，终于在一个午后关了前店半扇门，照着王婶给的方向，骑车去北郊三清观找张道长。三清观在县城外的小山坡上，青砖灰瓦，

门脸不大。山门前两株松树长得很老，树皮裂得深，风一吹，针叶发出沙沙声。陈小年停好车，心里有点打鼓。他从前只在庙会时远远见过道士，对这种地方本能地觉得远，像一脚迈进去就等于承认自己真碰上了说不清的事。可到了这一步，他也顾不上面子。观里很静，香客不多。一个小道童把他领到后院偏房，张道长正在廊下修一盏旧纸灯。老人头发全白，手却很稳，正用细篾补灯骨。陈小年说明来意时，张道长并没有露出惊讶神色，只让他坐下，把前因后果从头讲一遍。陈小年从点眼纸人说起，说到施孤单少做、十字路口听见问话、井边的碗和周家供桌前的灰印，中间几次想把话说轻，讲到一半又觉得没有必要，索性全摊开。张道长听完，没有立刻点评谁对谁错，只问了一句：“你现在信了多少？”陈小年愣了一下，半晌才说：“我信有些规矩不是白来的，可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人在吓人，还是……”“你非要把后头那一截说死，反倒走不动。”张道长把灯骨扶正，声音很轻，却很清，“这类规矩不在于你看没看见什么，在于你得给两边都留够分寸。活人心乱，得有个做法让他安；没后人的旧账，得有人记着别让它断。你缺的不是解释，是分寸。”这番话跟赵表舅平时说的“别缺”“别乱”其实一个意思，只是头一次被掰开讲给他听。陈小年坐在那里，心里像被谁从一团乱线里拎出一个头，虽然还没全理顺，至少知道该往哪边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他问。张道长起身进屋，拿出一盏巴掌大的纸灯。灯骨用竹篾扎得细，外头蒙了素纸，内里点的是小蜡烛。他把灯递给陈小年，说中元过后补送施孤，最好先借一盏灯。灯不是照路给谁看，是提醒送的人，走的是哪条规矩。出门前点亮，到地方后火不断，烧完纸再把灯带回。路上若听见有人搭话，不回；若看见别处起火，不望；若有人从后头跟着，不数步子。到店以前，灯不能灭。“要是灭了呢？”陈小年问。张道长看着他：“那就当自己心乱了，回去重来。”陈小年接过纸灯，只觉那灯轻得很，可握在手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郑重。张道长又问他施孤单上还缺多少。陈小年说还差大半页。张道长点头，说那就别想着一晚上补完，按册子一笔笔做，一处处送，能查到去处的尽量照去处来，查不到的就按老路口规矩摆。最要紧的是别拿“以后补”糊自己，旧账这东西，拖一日就多一分乱。下山时天色已经偏晚。陈小年把纸灯挂在车把上，没敢点，只一路护着。山路两边都是荒草，风从坡上压下来，车轮碾过碎石，声响清清楚楚。骑到半山腰，他鬼使神差地停了一下，把灯点着了。小小一团火在素纸里亮起来，光不强，却把车把前头的一块地方照得分明。他重新上路，没骑多久，就发现一件怪事。山上明明是顺风往下，纸灯里的火苗却一直朝他身后偏，像后头有什么气息在轻轻拉着它。陈小年心里一沉，手握车把的劲都紧了。他想起张道长说过，路上若有跟着的，不数步子，不回头。于是他咬着牙往前骑，眼睛只盯住前路，不让自己去想火苗偏成这样意味着什么。等回到青石街，天已经黑尽。福寿堂门前风更小，灯里的火却终于正了些。陈小年提着那盏灯走进店里，把它挂在柜台旁，站着看了很久。小小的火把柜台边那本施孤单照出一层暖黄，旧纸页上的字一下显得更近。前些日子他一直在怕，怕脚步、怕门响、怕说不清的东西找上门；到了这一刻，他头一次觉得，怕归怕，手上的事还是得一笔一笔做。他坐下，把剩下那大半页名字重新抄了一遍，旁边按去处和旧闻加上小注：井边添水、北桥路口、河堤口、旧站后门。写到最后，手指都酸了。他抬眼看见那盏借来的纸灯，火稳稳立在里面，没有乱晃，心里那层一直打架的劲也慢慢定下一点。道观没有替他驱走什么，灯也没有告诉他们后到底站着谁，可它把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推到了眼前：他得开始补，不是明天，不是等忙过这一阵，而是从今晚之后就动手。

第016章_尺寸差一寸

第016章 尺寸差一寸 借灯从三清观带回来以后，陈小年第一件事不是出门，而是把后院腾空。施孤单上还差大半页，光纸衣和钱袋不够，最麻烦的是那一间间小纸屋。按赵家老规矩，给无后祭祀者送的纸屋不能偷到只剩个壳子，墙、门、窗、床位都得有，哪怕全是最简样，也得让人知道这不是一把火里随手添进去的边角货。陈小年以前嫌这套做法费事，现在再看那本旧册子，只觉每一行后面都像有人在等。他把剩下的正常单子排开，咬牙给自己腾出三个整夜。第一晚，他按自己觉得省事的法子起了四座小纸屋。屋样不大，门窗也简，骨架裁得紧，糊起来快。刚开始一切都顺，等浆糊干到一半，问题就出来了。左边那座屋檐往下塌，右边那座侧墙拱起，中间两座倒是立住了，可一到夜里，后院总传来细细的裂响，像有人从里头往外掰纸骨。陈小年举灯进去看，只见白纸屋顶鼓起一条条褶，边角开缝，明明没风，晾架却一阵阵轻晃。他站在晾架前，脑子里先冒出来的不是鬼，而是自己偷省的那点尺寸。他白天为了快，把屋身收紧了些，檐口也省了一道折边，在他看来不过是小改小动，可做出来的东西一过夜就站不住。那阵裂响不大，却一下一下往他心口上敲，像在提醒他，省下的从来不是一张纸一根篾，而是给别人留的分寸。第二天一早，他把那四座全拆了。纸面揭开时，浆糊还没干透，扯出来的声音带着筋。陈小年越拆越心疼，心里又烦又服。他翻出赵表舅以前留下来的旧样板，照着册子边角记的尺寸重来：屋身放宽半寸，门框抬高一指，檐口必须压双边，底座四角加固。光是这半寸一指，就让耗料多了近一成。忙到下午，王婶来店里送饭，看见后院拆下的一堆废纸，吓了一跳。陈小年没瞒，把第一晚塌屋的事说了。王婶听完，只叹一句：“你现在知道老赵为什么不准你偷尺了吧。给活人做衣裳还能改，给死人做屋子，塌了就是不让住。”“说到底还是手艺问题。”陈小年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明白，这里的“手艺”跟普通木工瓦匠的手艺不完全一样。它不只是让东西站得住，还得让送出去的人心里过得去。若真只是纸，塌了重糊便是；可他现在每拆一座屋，都像在把一笔原本该昨夜就交出去的旧账再拖长一分。第二晚，他按旧尺寸重新起屋。竹篾一根根裁稳，墙面贴得平，窗格和门梁都没有省。借来的纸灯就挂在后院门口，素纸里的火团不大，却让屋样在夜色里站得更清。他做到后半夜时，背酸得抬不起来，手指上也粘满浆糊，整个人被纸味和困意裹得发木。可这一次，晾架上的纸屋没有再塌。火光从窗纸里透进去，四座小屋安安稳稳立着，连影子都比昨晚端正。他本以为这样就完了，没想到夜深以后，屋里仍有动静。不是裂响，而是一种很轻的纸面摩擦声，从那几座纸屋之间一会儿挪到这一座，一会儿又挪到另一座，像有人在一间间看尺寸够不够、门开得正不正。声音来得很慢，不像乱碰，更像查验。陈小年背脊发凉，站在院门口没有进去，只握紧灯柄，任那阵细响在黑里一点点过去。等到天边发白，声响才停。清晨他走近一看，四座纸屋仍在原位，只是其中一座门前多了一小撮白灰，像谁鞋底沾着灰，站在门口停过一下。灰印不深，却恰好停在门槛外，没有跨进去，也说明昨夜那阵查验已经过去。陈小年看着那点灰，心里那股怕反倒轻了些。他意识到，只要东西做对，来“看”的人也许只是看看，并不一定要闹。这也让他更明白，规矩给足了，门前那一步才站得安稳。白天他去医院时，把昨夜的事告诉赵表舅，连自己偷改尺寸导致塌屋也一并说了。赵表舅躺在病床上，听完没有训他，只说：“尺寸不是拿尺量给别人看的，是量你心里肯不肯给足。”这句话落下来，陈小年忽然觉得，比起之前那些压着不肯说透的规矩，赵表舅最近像是在一层层把门往他面前推开。他从前总把“讲究”当作老人嘴里的吓唬，如今才慢慢懂，很多做法在店里重复几十年，不是因为谁热衷神神叨叨，而是因为这

些地方少一寸，事情就真的会歪一寸。回店后，他把四座纸屋挨个记进施孤单旁边的清单，后面细细标上送往哪处路口、哪处旧井。写完这一笔时，后院风正好从院口穿过，纸屋门窗纹丝不动。陈小年站在晾架前，抬手摸了摸其中一扇小门，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奇怪的踏实。不是因为怪事没了，而是因为他终于知道，补救这件事不能只靠怕，还得靠手上每一寸都不再偷。

第017章_十字路送纸

第017章 十字路送纸 第一批补做好的纸屋、纸衣和钱袋凑出六份时，陈小年没再等。他把借来的纸灯点亮，按册子上的去处一一捆好，天刚擦黑就出了门。赵表舅仍在医院，只在电话里交代一句：“去一处，烧一处，别图快堆在一处完事。别数脚步，别回头，别接话。” 陈小年把这三句记得死紧。 第一处是青石街外的十字路口，第二处在北桥桥头，第三处在旧客运站后巷，第四处在河堤边，第五处是老井旁，第六处则在城西义地外头的岔路。每一处都不远，可一晚跑下来，像把整个青石县那些被人忘在角落的旧路又走了一遍。白天这些地方无非是桥、井、荒地和后门，夜里点起火来，却都带着另一层安静。第一处烧得还算稳。纸屋立好，纸钱点着，纸灯挂在车把边，火光把路口照出一小团暖色。陈小年按照张道长教的，心里只记这一份，不去想后头还有多少。可火刚烧到半腰，他就听见左后方传来一阵脚步，踩在路边干土上，沙沙的，像有人停在不远处看。他手心立刻出了汗，眼睛死盯火堆，一下也不敢偏。 脚步停了一会儿，又退开。退得不急不慢，像来的人只是确认这回有没有轮到自己。 第二处在北桥桥头，桥下水不深，夜里有一股土腥夹着潮气往上涌。陈小年把纸屋摆好，又把额外带来的一碗清水放在桥边石墩上。火点起来时，桥对岸传来两声犬吠，接着便静了。他烧到一半，忽然听见桥下有人拿碗沿碰了碰石头，发出清脆的一声。那声响很短，却让他后背一麻。他想起老井边那只碗，心里清楚这地方不能久停，于是按规矩烧净、收灯、转身就走，连桥下再有没有动静都没去辨。旧客运站后巷那处最冷。巷口只有半盏路灯，光照不进去，墙上还留着拆迁留下的旧标语。陈小年蹲在巷口烧纸钱时，总觉得里头像有人在墙根那儿坐着，膝盖收起来，两只手搭在上头，正耐心等他把火烧完。他眼睛盯火，耳朵却能听见巷里时不时传出衣料擦墙的轻响。等这份烧净，他站起身时腿都有点发软。最难的是河堤边那一处。河水不宽，却常年发黑，岸边长满野草。册子上记的是“河堤口无主男尸”，没有姓名，也没写年岁。陈小年把纸屋摆在堤岸上方，火刚一亮，下面的水面就荡了两圈，不大，却像有谁刚从更深处翻了个身。他眼皮跳了一下，差点去看，幸亏及时压住。赵表舅说过，河边烧送时最忌盯水，因为水里有回影，越看越乱。他把余下的纸钱全送进去，直到火彻底灭了，才提灯离开。跑到第五处老井边时，纸灯里的火已经比出门时小了一圈。陈小年停好车，先把那只特意带来的粗瓷碗摆在井台边，添满清水，又把写着“北桥老太太”的那份纸屋和衣物慢慢摆齐。做这一份时，他手比别处更稳，也更慢。他不清楚井边那只碗到底是谁放的，却清楚自己该把这份补得像回事。火烧起来以后，井口底下传来很轻的一声回响，像谁把水含在嘴里，咽了一口。他没有抬头，也没有停。火光映在井台石面上，把那只粗瓷碗照出一圈旧釉。风从巷子口吹进来，纸灯里的火苗猛地朝后偏了偏，又自己立住。陈小年额上全是汗，心里却比前几次更定，因为他知道这回送出去的东西是对着人、也对着地方做的，不再是那晚一股脑倒进火里的敷衍。 跑完最后一处城西义地岔路时，夜已经很深。陈小年把纸灯提在手里往回

走，脚底发酸，胳膊也沉得像不是自己的。一路上，身后总有脚步时远时近地跟着，不止一双，有轻有重，有的像老人布鞋，有的像男人的胶底鞋。它们都没有超到他前头，也没有贴得很近，只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像在数他有没有把账一份份送到位。陈小年死死记着“别数脚步”。人的脑子一紧，就会本能地去数后头到底几双、几步、几个人，他一路都在跟这个本能较劲。每当耳朵差点要把脚步分成一二三四时，他就强迫自己盯住手里那盏灯，盯住眼前的路，甚至在心里默背册子上还没补完的去处。这样一路撑回青石街，等福寿堂的门板出现在前头时，他后背的衣服已经湿了一层。进店后，第一件事是把纸灯挂回柜台边。小灯还亮着，火头虽小，却没有灭。陈小年站在柜台前，喘了很久，才察觉门外那一串脚步不知何时停了。停得很整齐，像所有跟来的人都知道，门到了这里就算送完，不能再往里近。他坐下把今晚送掉的六份在册子上划去，手抖得连笔尖都在晃。每划掉一行，心里那团压了多日的东西就轻一点。可划到最后，仍有大半页没动。陈小年看着那些还在的名字，知道这条路还得继续走。只是和一周前不同，他现在已经明白，补救不是一句“以后再说”，而是得一趟趟出门，一份份送到地方。只有这样，门外那些停住脚步才会慢慢少下去。

第018章_街口风停

第018章 街口风停 接下来的半个月，陈小年几乎把日子过成了两截。白天是福寿堂学徒兼掌柜，接单、裁纸、糊活、送货，夜里则提着那盏借来的纸灯，照册子去补那些被漏下的份数。每补一页，店里和老街上的动静就少一些。王婶说近来做怪梦的人少了，小李晚上骑车过青石街也没再听见街口有脚步跟着跑。可陈小年不敢因此松劲，他知道账没补完，风就还没真正停。最后剩下的三份最难查。册子上只写着“南河口老姬”“旧站后门瘦高汉”“西关破庙女客”，去处和习惯都不全。陈小年翻了几本旧账，又问了几个老街老人，才东拼西凑出一点眉目。南河口那位爱穿黑布鞋，旧站后门那人总爱坐在墙根晒脚，破庙那位女客早年讨饭时手里常捏一支断香。细碎的旧闻像一根根散线，被他硬拢到一处，补成三份纸活。送最后一趟那天，天空压着薄云，风比前几次都小。陈小年出门前先去医院看赵表舅。医生说再住两天就能出院，老人脸色已经好多了。陈小年把这些日子补送的进度讲了一遍，说今晚把最后三份送完。赵表舅听后，沉默了片刻，只说：“送完回来，把借灯挂在店门里。若一路安静，就说明这页能翻过去了。”“要是不安静呢？”陈小年问。赵表舅看着他：“那也得送完。”这句话很平，却把他的心也压稳了。陈小年提着纸灯回店，天刚暗下来。他把最后三份按顺序装好，骑车出门。南河口、旧站后门、西关破庙，三处地方前后跑完，路都不算远，却像把这段时间里所有压在心上的气一并推到了夜里。南河口那份烧到一半时，岸边草丛里传来一阵鞋底蹭土的声响，轻轻的，像谁穿着旧黑布鞋在找一块不湿脚的地方站。陈小年心里紧了一下，却没有乱。他把纸钱一张张送进火里，等火尽了，才听见那阵声音慢慢退开。旧站后门那份则在火烧最旺时，墙根那边响起一声很轻的咳嗽，咳完便没了。破庙前那份最怪，火光刚起，地上那支他特意放进去的断香自己滚了半寸，停在纸屋门前，像被谁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这三处烧完，已近子时。陈小年提灯往青石街赶，心里却比第一次送纸时稳得多。不是不怕，而是怕里头多了一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路上仍有脚步跟着，只是比前几次少，也远。等车拐进青石街口时，那些脚步声忽然全停住了。青石街口平常夜里总有穿堂风，尤其入秋以后，

风会沿着石板路灌进来，把纸灰卷得满地跑。可这一夜，他骑到街口时，风一下止住了。不是风变小，是一种带着回旋劲的动静突然没了，像原本一直贴着街口打转的东西被谁收走。路边烧纸留下的灰平平落着，一点没动。纸灯里的火立得极直，连灯纸都不再发颤。陈小年把车停下，站在街口看了很久。青石街前后都空，店铺关门，灯也稀，只有石板路在夜色里一直往里铺。安静第一次不再像压下来的一层东西，而像一口终于喘顺的气。他心口猛地一松，差点站不稳。回到福寿堂，他照赵表舅的话，把借来的纸灯挂到门内侧，挨着那只火盆。灯还亮着，火头很稳。陈小年坐到柜台后，翻开施孤单，把最后三行划去，再把整本册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先空着的地方如今都添上了日期、去处和送出件数，纸页还是旧纸页，可再看时已没有那种张着嘴的感觉。他刚合上册子，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极轻的碰响，像瓷碗放到石地上。陈小年起身去看，隔着门缝，只见门槛外放着一小撮湿润的井泥，泥边沾着一点新鲜纸灰，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痕迹。他站在门后，没有开门，却知道这是这一整页旧账给出的最后一点回音。第二天清早，王婶一进店就说昨夜睡了个踏实觉，再没梦见有人立在门口问话。小李中午来拿包裹，也说青石街这几晚安静得像换了条街。陈小年听着，没有把井泥的事告诉他们，只在心里轻轻吐出一口长气。那些怪事未必就算彻底过去了，规矩也不可能因此一劳永逸，可至少这一回，他亲手把自己漏下的窟窿补上了。傍晚去医院时，赵表舅听他说街口风停，只点了点头，没有夸也没有训，只问了一句：“账页补齐没有？”“补齐了。”“那就记住这次。”赵表舅闭上眼，声音很轻，“往后别再拿省事试规矩。”陈小年站在病床边，看着老人比刚住院时消瘦得多的脸，第一次没有觉得这句话是在压他。他很清楚，若不是自己偷省，从点眼纸人到中元缺份，这些事本可以不必绕那么大一圈。规矩真正难的地方，不在听不听得懂，而在你总以为自己能省下一点。等真把这点省出去，才知道代价原来是整条街替你陪着心惊。

第019章_红白不并

第019章 红白不并 中元一过，县城天气转凉，福寿堂的生意却没有淡下来。赵表舅出院后仍不大能久站，很多前店后院的事都交给陈小年去办。他这阵子做活稳了不少，接客时声音也有了底，不再像刚进店那样总想把自己藏在后院。可真正让赵表舅把一桩难办事丢到他手上的，是一单冥婚纸扎。来订活的是城东孙家和邻县李家，两家各来了一拨人，站在福寿堂前店里，气氛比普通白事还紧。孙家女儿十八岁，出车祸没了；李家儿子二十三，病死在夏天。两边老人请人合了生辰，说两个年轻人年岁相当，命里能配，想办一场阴亲，好让孩子走后不至于孤单。可两家对纸扎的路数各有主张，孙家想做红轿红灯，按出门子的喜样来；李家又怕太红压不住死气，主张白花白绸、纸人纸马按丧路走。双方在柜台前你一句我一句，话越说越硬。赵表舅坐在里间没出来，只让陈小年接。陈小年一开始也有点发懵。冥婚这事他只听过，从没真做过，更别说两家各自带着火气来店里掰扯。他先把两边要的东西都记下，又让他们一件件说清，是要送轿还是送屋，是要红帖还是白帖。越问越发现，真按两家的意思一锅炖，最后做出来的不是喜路也不是丧路，只会乱成一团。等两边歇口气时，陈小年才开口：“红白不能并在一套里走。”孙家老太太立刻抬头：“怎么不能？我闺女没出过门，穿身红怎么了？”李家那边也紧跟着说：“都办白事了，还扎一堆红灯红轿，不是给活人添堵吗？”陈小年被这两股劲夹在中间，脑子倒比

平时更清。他想起赵表舅以前说过，喜丧分路，冥婚最忌把送亲和送终硬塞进一个样子里，否则两边都占不到理。于是他把话掰开：纸轿、红帖、喜灯可以做，但只做引路，不进灵棚；灵前供用的纸花、纸钱、送路纸马仍按白事规矩来，不能拿红样压棺前。换句话说，红的走一程，白的走一程，各有位置，不能混在一处。两家人先是都不满意，觉得麻烦又费钱。陈小年没急着顶，而是把柜台上的样图摊开，让他们看若把红轿和白花并到同一处，视觉上本身就撞，抬出去也没法看。说到后头，他又补了一句：“这不是图个花哨，是怕两边意思打架。送亲是接，送终是放，路数不能乱。”这句话把屋里人都压了一下。孙家老太太沉默很久，摸出女儿生前的一张照片，眼圈忽然红透了，说孩子从小就爱红衣裳。李家那边一个中年女人也哭起来，说自家儿子病了好几年，死前总念叨没成家。哀气一起来，先前那股硬顶的火气便散了大半。最后两边点头，同意分成两路：纸轿红灯只在出门时带一程，灵前照旧用白花白纸。活接下以后，陈小年花了整整两天做。红轿比普通纸轿小一点，轿檐挂四盏红灯，灯穗不能太长；白花则用最素的折法，不加金边。做这单活时，他一直很小心，生怕哪样颜色多沾一点，或哪样位置摆错。夜里他在后院扎最后一串红灯时，忽然听见前店里传来一声很轻的纸花摩擦声。他提灯过去一看，只见红轿边上那束白花不知怎么滑到了轿杆旁，像有人硬把两样东西往一处并。陈小年看见那一眼，心里一下发凉。他没有像刚入行时那样把异常往“没摆稳”上糊，而是立刻把红轿与白花分到前后两架，中间隔开一张桌子，又各自压稳。做完这一步，前店那阵轻响便停了。那一刻他比谁都清楚，规矩不是拿来给人争高低的，而是有人心乱的时候，必须有个东西把乱路重新分开。出殡那天，两家都来得早。孙家女儿的照片贴在红帖旁，李家儿子的照片放在白花前，红的一段只从院门送到巷口，白的一段再接着往灵棚去。整个过程反倒比预想中顺很多。两边原先最容易吵的地方，因为路数分明，反而都有了说法。孙家老太太扶着红轿哭得站不住，李家那边的人也没有再拦。等红轿退出去，白花白纸接上时，灵前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事后王婶来店里打听，说两家这回没闹起来，全靠福寿堂把规矩讲明白了。陈小年听着，心里起了一点从前没有过的感觉。他以前总把规矩看成压人的绳子，如今才慢慢明白，很多时候，真正压人的不是规矩，而是混乱。人一乱，什么都想抓；规矩若在，就至少知道哪样该先放下，哪样该后拿起。晚上收店时，赵表舅从里间出来，走到那张还没收走的样图前看了一会儿，说：“知道为什么红白不能并了？”陈小年点头：“并在一处，看着热闹，实则谁都安不下。”赵表舅没再多说，只把那句“安不下”重复了一遍。短短三个字，让陈小年忽然觉得，这门手艺真正要守的，大概一直都是这个。

第020章_河里来的客

第020章 河里来的客 秋深以后，县里连下两场雨，南河水位涨了些。雨后第三天，城西派出所来人到福寿堂订活，说河里捞上来一个男人，三十来岁，证件泡烂了，身份刚核出来，是在县城打零工的外地人。家属还在路上，殡仪馆先把遗体停着，手续办完后当天就得送。派出所的人说得简单，脸上却带着疲惫，像这事拖了一夜还没落地。这单活赵表舅听完，只问了陈小年一句：“你去不去？”陈小年知道这是在考自己，便点头，说他去。赵表舅没拦，只交代两条：河里来的客，纸活不从正门进；到了地方，能不喊名就不喊名，叫“人”就行。陈小年把这两条记下，带着纸衣、纸马、纸钱和一座最简纸

屋去了殡仪馆。殡仪馆后门靠着一片空地，风一吹，有股潮冷的水腥味。男人的工友已经等在那儿，脸色都发灰，说家属刚从外省出发，得夜里才能到，可按流程不能一直拖，得先把该备的备齐。一个年轻工友看见纸屋时还愣了一下，说这种人也要带屋子吗。陈小年听出那句“这种人”里的慌乱，没有顶，只说既然人回不了老家，路上总得给他备个落脚的东西。灵棚搭在殡仪馆侧院，正门朝南。工友们不懂规矩，抬着纸活就要往正门里送。陈小年上前一步把人拦住，说纸屋纸衣都走侧门，别从正口进。一个年纪稍大的工友皱起眉，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些。另一个却拉了他一把，小声说“让懂的人来”。几个人于是改从东边小门进，院里地面湿，纸屋脚架差点陷进泥里，陈小年在前头扶着，一路没让谁喊出死者名字。真正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是认尸那一刻。家属赶到时天已黑，一对老夫妻和死者妻子刚下长途车，鞋上还带着路上的灰。妻子被人扶着走进侧院，看到白布下的人，腿一下就软了。老母亲哭得几乎发不出声，嘴里一遍遍叫儿子的小名。陈小年站在廊下，手里拎着纸钱，胸口一阵发堵。他从前总觉得这行离自己远，如今却一次比一次看清，进店的人不是信不信规矩的问题，而是人在崩开的那一下，总要抓住点能照章去做的事。家属一乱，侧院里就跟着乱。有人想把纸衣直接搭到白布上，有人想把纸屋推到正门前，老母亲又一直冲着白布喊名。陈小年明知这都是伤心人的本能，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一样样拦。先是把纸屋重新挪到东侧门边，再把纸衣放到供桌下头，不让直接压在遗体旁；随后又劝老母亲去堂前坐着，说这一路潮，先别站在门口吹风。最险的一下出在烧纸钱时。男人的妻子哭得神智发木，抓了一大把纸钱就往水沟边扔，嘴里还喊着丈夫名字，像怕他在黑里找不着人。纸钱被风一掀，差点飘回侧院。陈小年快步过去，把人扶住，低声说：“别往水边撒，往火里送。”那女人抬眼看他，眼神空得厉害，像一句话都听不进去。陈小年只能自己把火盆扶稳，一张张往里送，嘴里不叫名字，只念“走稳些，跟着火走”。火烧起来以后，四周忽然安静很多。院外雨后风大，火盆里的火却稳稳立着，没有往回扑。陈小年蹲在火边，忽然听见侧门外的排水沟里传来一阵很轻的水声，像有人湿鞋踩过砖面，停在门槛外头。那声音只来了一回，便静了。他没有抬头去看，只把剩下的纸钱慢慢送完。赵表舅说过，河里来的客最怕人乱喊、乱拦、乱把路堵在正门前，你越想把人硬留住，事情越容易别扭。等火盆熄下去，侧门外那股一直浮着的潮冷气也淡了些。老母亲被人扶去休息，妻子坐在凳上低低抽泣，工友们围在一边商量后续手续。没有人再急着问为什么不能走正门，也没有人再冲着院里乱喊。规矩在最乱的时候起了作用，不是因为谁信得深，而是它给了这一院子哭散了的人一个先后次序。回店路上已经过了十点。青石街安静，路灯照在湿地上，像一条一条浅黄的带子。陈小年骑着三轮，耳边还留着殡仪馆侧门外那阵湿鞋踩砖的轻响，心里却没有前几个月那种被未知压住的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法证明门外真有谁停过，可他已经不再执着于追那个答案。纸扎店做久了，很多事本就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让该走的路别被活人的慌乱挡住。赵表舅还没睡，坐在柜台后等他。听完事情始末，只问了一句：“正门拦住没有？”“拦住了。”“名字呢？”“家属喊过，我后头没再接着喊。”赵表舅点点头，又问：“你现在还觉得这些规矩只是老辈人的口彩吗？”陈小年站在柜台前，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以前我觉得它们是吓人的。现在看，更像是在最乱的时候，替人把路摆正。”赵表舅没有夸他，只把账簿推过去，让他把这单记上。陈小年低头写字，笔尖在纸上走得很稳。写完以后，他看着那一行“河里来客，侧门送，火路稳”，忽然明白自己已经走到了和刚进福寿堂时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时他看见的是纸和晦气，如今他看到的，是一整套在人最撑不住的时候仍能把事情接住的分寸。

第021章_借路纸马

第021章 借路纸马 寒露刚过，福寿堂接到一单迁坟活。城北郭家老宅要拆，祖坟所在的小坡也划进了新修公路的边线，家里请了先生看日子，定在三天后把老人迁去南山公墓。迁坟本不是纸扎店最挣钱的活，麻烦却很多。除了纸钱、引路幡、火盆，还得扎两匹借路纸马，一前一后，前头那匹开路，后头那匹压尾，意思是告诉旧路上的东西，这一趟有人经过，不是乱闯。 陈小年以前只听过“借路”这说法，没真见过。赵表舅身体刚恢复，原本不想亲自去，后来想了想，还是点了他一起。两人花了两天扎纸马。马身不能太花，鬃毛用灰白两色，四蹄要扎得抬得起来，不能做成软脚。陈小年照着赵表舅给的旧样一根根捋篾、糊身、立耳，做到最后给纸马上鞍时，才看出这东西不像祭典里摆样子的彩马，反倒更像旧时真要驮人走山路的驮马。赵表舅还教他在马腹里垫一层薄黄纸，说山路阴湿，骨架要轻，马身却不能空得发飘，不然真到岔口容易站不住。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郭家的人在坡下等着，工具、香、火盆、白布全备好了。赵表舅把前后两匹纸马交给陈小年，让他一路盯着，遇岔口停，过坡口烧。陈小年提着纸马走在队伍边上，脚下露水重，山路泥软，鞋帮很快就湿了。迁坟队伍里没人说笑，连锄头碰到石块的声响都显得很远。人一旦去动祖坟，所有人心里都压着一层东西，生怕哪一步没照规矩来。起棺前先要告一声。郭家老人捧着香，对着坟包低声念叨，请祖宗挪个安稳地方，也请路上别怪子孙惊动。陈小年站在旁边，头一次离这种仪式这么近。他看见老人手抖得厉害，香灰一截一截往下掉，落在土上很快被风吹散。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所谓规矩并不是做给旁人看的热闹，而是在这种“动不得又不得不动”的时刻，替人把话和手都安排出一个先后。 真正往下走时，麻烦来了。队伍经过山腰一处分叉小路，前头抬担架的人忽然同时一顿，说脚下发沉，像路上横着一根看不见的木头。陈小年就在边上，眼睁睁看见前头那匹纸马轻轻晃了两下，马头却一直朝着右边岔路偏，怎么扶都扶不正。郭家小儿子脸色当场就变了，问是不是哪里犯了冲。赵表舅没慌，只让人停下，把纸马放到岔路口，拿一叠黄纸压在马前，自己则点了三支香，对着两边路口都拜了一下。做完这几步，他才低声对陈小年说：“借路先问路，问完再走。”陈小年点头，把纸马摆稳。火一烧起来，岔路口那股说不清的滞重感便慢慢散了，前头抬担的人再起步时，也没再喊沉。山路后半截更窄，松树和灌木把天都遮去一半。走到一处风口时，陈小年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极轻的铃声。不是道观法铃那种清亮声，而像旧牲口脖子上拴的小铜铃，被风吹得撞了两下。铃声只响了一小串，队伍里谁都没回头，像全都当没听见。陈小年心里却一紧，下意识朝手里的纸马看去。纸马头仍朝前，耳朵折得很直，像一路都认得方向。等到了新坟地，后尾那匹纸马要在坑边烧掉，表示这一趟路收稳。陈小年蹲着点火，火舌先舔上马腿，再爬向马身，灰白纸面卷起来时，像真有一匹马在风里塌下去。他盯着火看，耳边却又掠过刚才那阵很轻的铃声，像是从更远的山坡后头慢慢退开。他没有抬头，只把剩下的纸钱全送进去。 回程路上，郭家老人连声道谢，说若不是福寿堂来人，今天这一路心里都不稳。陈小年听着，只说了句“都是老规矩”。这话出口时，他自己先愣了一下。换作几个月前，他说不出这样的话，只会觉得又是一套不知真假的旧讲头。可走完这趟山路以后，他头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借路”并不只是在敬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更是在给抬棺、起坟、迁骨的人一条能走下去的路。傍晚回店，赵表舅坐在前店歇脚，问他山上听见什么没有。陈小年沉默片刻，说听见了铃。赵表舅没多解释，只道：“听见就听见，不认就行。”陈小年点了点头。他回想起山腰那处岔路，忽然明白纸马之所以要一前一后，不只是在给旧路打招呼，也是在给抬坟的人撑住胆气。前头

有路，后头有人收尾，队伍心里才不散。这个回答很像福寿堂一直以来的规矩，不追死，不硬认，不把说不清的东西往死里翻，只在该停、该问、该让的时候留足分寸。他把这趟迁坟活记进账簿，笔下写着“借路纸马一前一后，岔口先问后过”，心里隐隐知道，自己离“接班”两个字，已经不只差会不会扎纸，而是差能不能把这种分寸也守住。

第022章_账簿里的人

第022章 账簿里的人 迁坟活回来以后，赵表舅把后院钥匙和前店账柜一并交给陈小年，说自己得歇些日子，让他把近几年旧账顺手理一遍。福寿堂这些年越积越多的，不只是纸样和篋片，还有一摞摞发黄的账簿。普通生意账倒还简单，记清谁家订了什么、什么时候送、结没结清便够了。真正让陈小年头疼的，是那些专门记无后祭祀者、迁坟借路、补送纸活的旧册子。他原先只知道每年中元有一本施孤单，真把柜子底全搬出来，才发现赵家把这类账分得极细。中元施孤一本，寒衣补送一本，迁坟借路另一本，连一些“无人认领、店里代送”的小单子也单独记了。最旧的一本封皮发黑，翻开首页，是赵表舅父亲的字，年号还能追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再往后翻，字迹变了两三回，显出明显是两代人接着记。陈小年坐在柜台后，拿抹布一点点擦灰，越看越觉得这已经不像单纯的店账，更像半条青石县死后生活的边角档案。里面写的不全是姓名，很多只有外号、年纪模样、死在哪儿、爱吃什么、爱坐哪里。有一页上记着“南河口瘸脚汉，常穿旧军大衣，爱喝烈酒”；另一页写着“城西女客，左手食指缺半截，旧庙檐下避雨”。这些人活着时在县里只是路边一道影，死后却被福寿堂一笔一笔留住了痕。看到这里，陈小年心里忽然一阵发堵。他以前总以为赵表舅守着这家店，是因为赵家祖传手艺丢不下，如今才明白，手艺背后还压着这样一大摞不能轻易断的旧账。店里不是只给掏钱的人做纸活，也在替那些没法自己走进店门的人留一口气。若把这些册子一扔，青石县这些没有后人、没有坟头、连名字都不完整的人，就真一点痕也不剩了。他把几本最旧的册子摊在一起，对着时间顺下来，意外发现有些名字会隔几年重复出现。并不是每年都重新算一遍，而是谁若前几年被补送过，后面几年又会在角落多一笔“已续送”“仍需记着”。有些人后来有人认坟，名字旁就会添一条“家属已回”；有些人则在几年后被画上一道细线，旁边写“路稳，可停”。这套记法比任何怪力乱神的讲述都更让人心里发冷，因为它把“守规矩”从含糊传说变成了实实在在、按年接续的劳作。王婶下午来店里送一篮柿子，见他埋在账堆里，便在旁边帮着认旧人。她一边认，一边感叹，说青石街从前穷得很，来来往往的人命像风里飘的草，谁家顾得上谁家。若不是福寿堂记着，这些人死过也就死过了。说着说着，她又翻出一本小册，指着里面几行字说这上头记的正是县里前些年冬天冻死在桥洞下的那个老汉，当年还是赵表舅冒雪去送的纸衣。“老赵这一门，守的不是晦气，是脸面。”王婶说，“有家有户的人，白事有人张罗。没家没户的，也得有人替他拾掇点最后的脸面。”陈小年听着，心里像被人用指节轻轻敲了一下。脸面这个词他熟，一开始他最怕丢的也是自己的脸面，怕同学知道自己进纸扎店，怕县里人拿这行当说三道四。可一路走到现在，他才发现，赵表舅这些年守着福寿堂，真正替人保的其实是另一种脸面，是那些临到头都没人替他们操办的人，最后还能留一点不寒酸、不潦草的脸面。晚上关店后，他还在看账。前店灯不亮，只有柜台边一盏老台灯照着纸页。夜深了，屋里安静得很，偶尔能听见纸样受潮后轻轻回弹的响动。陈小年

翻到一页写满批注的旧纸，页角夹着一张很小的照片，黑白的，已经泛黄。照片上是年轻些的赵表舅和一个瘦高老头站在福寿堂门口，门匾还是新漆。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人做一世，总要有人记尾声。”这行字不是赵表舅现在的笔迹，更像老掌柜留下的。陈小年握着那张照片，心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沉。他原先只把福寿堂看成县城里一门陈旧营生，如今却越发觉得这家店像老街上一块专门留给“尾声”的地方。前面的人生如何热闹、如何风光，到了这里，最后都得收成一份纸、一盏火、一段规矩。有人能被儿女风光送走，有人只能由一本旧账替他撑住最后的样子。赵表舅夜里出来喝水，看见他还没睡，便站在柜台边问：“看到哪儿了？”陈小年把那张旧照片递过去。赵表舅接过，瞧了一眼，又慢慢放下。“我爹写的。”“这句话也是？”“也是。”前店灯光不强，赵表舅站在那儿，整个人都被老铺子的阴影包着。陈小年看着他，忽然问：“你这些年一直记着这些人，不累吗？”赵表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累。但你若不记，过几年连他们存在过都没人知道。”陈小年听完，没再说话。他低头把那张照片重新夹回账页，动作比刚翻出来时轻了很多。那一刻他已经很清楚，福寿堂的秘密并不在什么能招来什么、避开什么，而在这家店愿意替谁留名、替谁收尾。很多传统之所以一直还在，不是因为人爱守旧，而是因为总得有个地方接住那些本该被彻底漏掉的人。

第023章_赵家的旧事

第023章 赵家的旧事 看过那些旧账以后，陈小年心里一直压着一个问题。他知道赵家守规矩不只是习惯，却还不知道这种执拗是怎么落到赵表舅身上的。机会来得很晚，是一个雨后的傍晚。店里没客，后院晾着新做的寒衣样，水缸边积了半圈雨水。赵表舅坐在门槛边修一把旧竹尺，陈小年在旁边打磨纸屋底座，气氛难得松。话头转到旧账上时，赵表舅停了手，盯着那把竹尺看了很久，终于把往事说开。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赵表舅那时还不到三十，刚从父亲手里接活，心气正盛，嫌纸扎店来钱慢、路数旧，总觉得守着一条老街做死人生意，没前途，也抬不起头。他甚至动过念头，想把福寿堂盘给别人，自己去县里做建材，赶上那阵子盖楼潮，说不定能挣个新房首付。偏偏那年他父亲病倒，和如今一样，正赶上中元前后。老掌柜躺在床上还惦记施孤单，让他照旧把该送的份数补齐。年轻时的赵表舅跟当初的陈小年一样，心里一百个不服，觉得正常生意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替没人认领的旧人瞎操心。他明面上应了，背地里却只做了一半，还把另外几份的钱纸偷偷省了，说等空下来再补。“后来呢？”陈小年明知结局不会好，还是问了。赵表舅把竹尺放到腿上，语气没什么起伏，像在讲别人的事。“后来老街先是连着三家人做怪梦，再是北桥一家守灵的供桌总压不稳。最重的一回，是你王婶家隔壁那条巷子，夜里明明没人走，院门却被敲到天亮，开门什么都看不见，只剩一串湿泥脚印停在门槛外。”这些事听起来，跟陈小年自己经历过的那一套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赵表舅那时更年轻，也更硬。他起初咬死不认，觉得老街老人爱把倒霉事往规矩上扣，直到有一晚，他父亲拖着高烧从床上坐起来，问他施孤单是不是没补全。他嘴硬说做了，老人却一眼看穿，把账本砸到床边，说“你爹我守了一辈子，账上有没有空，我比你清楚”。赵表舅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抬手摸了摸那把旧竹尺，像在摸一段早就磨平了的年头。“那晚我爹自己爬起来，要去店里补活。我拦不住，最后跟着他一起做到天亮。第二天又去各个路口送。人老了，病又重，撑完那一趟，冬天一到就再没缓过来。”院里雨后的冷气还没散，

陈小年听着，只觉胸口发闷。他一直把赵表舅的沉默、严厉和不肯省当成老一辈的固执，此刻才知道，那份固执后头压着的是父亲拖着病身去补旧账的背影。所谓规矩，在赵家不是祖宗牌位上的空话，而是实打实有人拿身体、拿一整个冬天的命换来的教训。“你爹怪你吗？”陈小年问。“没怪。”赵表舅说，“他只跟我说，规矩不是为了显得咱们懂多少，是为了别让活人和死人都被你那点聪明害了。”这句话落下来，后院安静得很。晾架上的纸衣被风带得轻轻碰了一下，又停住。陈小年忽然想起自己刚进店时那副样子，嫌这行丢人，嫌规矩麻烦，自以为能靠小聪明把所有事做得更省更像样。原来赵表舅看他，看的不只是一个学徒，而是年轻时那个几乎把父亲拖垮的自己。“所以你后来就一直守着？”他问。“也不是一夜就懂。”赵表舅苦笑了一下，那笑意很浅，“我爹走后，我头几年也是边做边怨，觉得这店把人拴死了。可你多送几回人，就知道总有人得守。活人再忙，再嫌麻烦，到最乱的时候还是要找规矩。没人守，最后乱的不是死人的事，是活人的心。”陈小年低头看着手里的底座，半晌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这几个月里犯过的每一次错，从给横死纸人点眼，到中元少送份数，再到为了快去偷尺寸。若赵表舅当初不是拿重做、拿补送压着，而是由着他觉得“也没什么”，那福寿堂早晚会被他弄成一间只会糊样子的铺子，外头看着还在，里头真正值钱的那套东西却会慢慢散掉。赵表舅把修好的竹尺递给他：“这把尺子是我爹留下的。以后你量活，少拿眼估，多拿它比。”陈小年接过来，只觉得尺子比普通竹尺更沉些，边角被手磨得发亮。上头没有什么神怪纹样，只有一道道刻得极准的寸格。可他握着它，却像接过的并不只是量纸的家伙，而是一种做错过、赔进去、又硬生生守回来的经验。那晚关店以后，他把这把旧尺放进自己常用的工具盒里，连摆放的位置都想了很久。青石街外头有人骑车经过，铃声一晃就远了。店里还是那样旧，那样安静，可陈小年心里某个原本一直悬着的地方，终于在这一夜落到了实处。赵家的规矩不是因为有人爱把日子过得神神叨叨才留到今天，而是因为真有人试过不守的代价，试过一次，就不敢再拿下一次去赌。

第024章_寒衣之前

第024章 寒衣之前 寒衣节前半个月，福寿堂又忙起来。青石县一到这个时节，老人们总记得给先人添衣添鞋，怕地下转冷，路上吃苦。店里前后挂满了纸棉袄、纸棉裤、纸鞋、纸袜，颜色比中元时略厚些，样式也更生活化。陈小年这阵子几乎每天都站在前店柜台后，听人说“给我爹做件夹袄”“给我娘配双棉鞋”，一边记账，一边替他们把尺寸和讲究顺出来。他越忙越发现，这些来店里的人要的其实不只是东西。很多人根本说不清该做什么，只是心里悬着，怕自己少了一样，回去夜里睡不稳。过去这些话多半由赵表舅来接，现在老人身体还虚，便全落到陈小年身上。刚开始他还怕自己说不稳，慢慢却摸出了门道。谁家老人怕冷，纸衣要做得厚一点；谁家是新丧，衣样别太花，先求稳；谁家多年未祭，最好先补鞋袜，再补外袍，路得一步步铺。这天下午来了一对母女，给去世满一年的老人添寒衣。母亲执意要做一件黑色纸棉袄，说老人活着时爱穿黑呢子；女儿却嫌黑色太沉，想做灰蓝色，母女俩在柜台前说着说着就快急起来。陈小年听了一会儿，没有急着劝，而是把样册翻到旧式夹袄那页，给她们看黑色纸料烧过以后容易结成一团，不如做深灰，领口再压一圈黑边，这样既留了老人活着时的穿着习惯，也不至于把整件寒衣做得太死。母女俩一听，都安静下来。女儿先点了头，母亲摸着样册，也慢慢松了

口。临走时，那母亲还低声说了一句：“你讲得明白，我心里踏实点。”等她们走后，陈小年把深灰纸料单独抽出来压在柜台边，顺手又把几种老人常用的寒衣样式重看了一遍。这类话陈小年近来听得越来越多。每听一次，他都比从前更清楚，赵表舅说的“做的不是纸扎，是人心”并不是一句收尾好听的老话，而是这间店每日每夜在做的实事。活人真正买的不是纸，也不只是规矩，他们买的是在失去之后还能照着走完一套流程的把握。寒衣节前夜，还来了个特别的单子。一个在南城做小生意的男人，给去世的妻子订纸衣，张口就要最时髦的短款羽绒服和高跟鞋，说她活着时就爱打扮，不能走得寒酸。若放在从前，陈小年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个花样多的客人，可他现在知道，有些愿望要顺着做，有些则得拦一拦。他先问男人妻子是怎么走的，男人说病逝，走前瘦得厉害，最后几个月都穿宽松棉衣。陈小年听完，给他改了样：外头照旧做轻巧些的夹袄样子，里头加一层棉胆，鞋子也不做高跟，换成略带跟的绣鞋。男人一开始还有些不乐意，觉得不够体面。陈小年便把话说透，说寒衣节送的是御寒，不是给活人圆爱打扮的念想，若真想记着她爱美，可以在衣襟处添一朵她生前喜欢的花样，而不是把人硬装回活着时最轻飘的那一面。男人站在柜台前愣了很久，眼圈一下红了，声音也低下去，说他这阵子总想着给妻子挑最好看的，却忘了她病里最怕冷。陈小年没再往下说，只把改好的样图递给他。男人接过去时，手指轻轻抖了一下。这单活做完以后，赵表舅从后院出来，看了看夹袄样子，问是谁改的。陈小年说了原委。赵表舅听后，只点头道：“知道先顾什么了。”一句话不多，却让陈小年心里稳了一下。他已经能分出，所谓守规矩并不是死搬旧条，而是知道每种规矩底下到底在护什么。像寒衣节，护的不是款式，也不是排场，而是“冷不冷”这件事；像中元施孤，护的是“缺不缺”这件事。只要护住了根，手艺和说法才能往下走。夜里收店前，他照例把第二天要送的寒衣一件件摆好。灯下那些纸棉袄纸棉裤没有中元纸活那种压人的冷，倒多了些生活里的厚实。王婶临走前看了一圈，说老赵病一场，店里倒把你练出来了。陈小年听见这话，笑得很浅，却没有像以前那样本能地想躲。回家吃饭时，母亲问他最近累不累。陈小年说累，但手上的活越来越顺了。母亲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像第一次听见他谈起福寿堂时不是那种敷衍口气。父亲在旁边抽烟，半晌说了一句：“手艺活就是这样，懂门道以后，人才算站住。”陈小年没有反驳。他低头扒了一口饭，心里有种很稳的疲惫，像从前那股总想逃走、总觉得自己只是暂时待着的劲，正在一点点散。他还没说出“我愿意留下”这种话，可很多变化已经先一步落到了日常里：他站柜台不再发虚，替人拿主意时不再总回头找赵表舅，连看那些旧账时，也不再觉得那是别人家的包袱，而像自己也该伸手去接一段。

第025章_接下柜台

第025章 接下柜台 入冬之前，赵表舅的身体又差了一截。不是大病，只是人明显虚了，站久了会喘，天一冷咳得也勤。他原先还每天守在前店，后来渐渐改成上午坐一阵，下午多半回后院歇着。柜台前的生意便一点点全落到陈小年身上，接单、讲规矩、收钱、改样、记账，都由他站在最前头。一开始老街上的人还会探头问一句“老赵呢”，后来见陈小年把尺寸、颜色、件数说得都稳，也就慢慢习惯了。王婶甚至在隔壁杂货铺跟人说，福寿堂这回算是后继有人。陈小年偶尔听见，心里仍会起一点不好意思，却已经不是从前那种被人知道自己在纸扎店干活就想躲开的羞恼。这天下午，小李来送一箱快递

包装纸，顺便坐在柜台前歇脚。两人是补习班老同学，从前见面说的多半是谁又去了省城、谁考上了编、谁换了工作。如今小李一抬头，眼前是陈小年穿着围裙站在账柜后，动作熟得像本该就在这里。小李看了他半天，啧了一声：“你这是真接下来了。” 陈小年把签收单递过去，笑了笑：“先顶着。”

“还先顶着呢。” 小李往店里扫一圈，看见晾着的纸屋纸衣，语气里难得没有打趣，“说实话，我原先真觉得你干不了多久。你这人脸薄，最怕别人笑。” 这话说得太直，陈小年却没生气。若是几个月前，他听见这句准得顶回去，现在却只觉得像在听别人讲一段已经过去的自己。他给小李倒了杯热水，说：“人总得先把自己站住，才管得着别人怎么看。” 小李捧着杯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那你以后就不出去了？” 这个问题要是放在刚回县城那会儿，陈小年会立刻说总要出去，像只要把话说硬一点，自己就还没真被青石县困住。可现在他站在福寿堂柜台后，望见门外青石街慢慢斜下去的石板路，心里并没有以前那种急着逃的劲。他说不出“这辈子都不走”这种话，却也知道，出去与留下早不再是脸面问题。

“以后再说。” 他答，“眼下这店离不了人。” 小李听完，只点了点头，没有再劝。他跑快递这几年，也早知道县城的日子不是一句“出去就好”能说清的。临走前，他站在门口朝店里看了一圈，说了一句：“你现在跟刚回来那阵，真不一样了。” 这句话让陈小年心里轻轻动了一下。等人走后，他站在柜台边发了会儿怔。店里仍是老样子，门匾旧，纸味重，后院晾架上挂着新做的寒衣，和他第一天踏进福寿堂时几乎没什么区别。变的其实不是店，而是他自己看这家店的眼光。以前他只看到晦气、丢人、没出路，如今再看，看到的却是另一套东西：活人最乱的时候会往这里来，没人收尾的人也能在这里被记一笔，连整条老街压在心里不说的旧账，都靠这个柜台一点点接着。他甚至想起自己第一次扫店时连纸灰都嫌脏，如今却能一眼看出哪儿沓纸钱该补、哪儿门板该上油，连手上沾的浆糊味都不再让他心里发紧。

傍晚有个以前补习班的女同学路过青石街，看见他在门里，愣了一下，隔着门招呼一声“真在这儿上班啊”。语气不算恶意，却带着一种对旧同学落到这一步的惊讶。若放在从前，陈小年脸上一定会发烧，恨不得赶紧低头装没听见。可这一次，他很平常地回了一句“在这儿”，还顺手替一位来买纸钱的老人把袋口扎紧。女同学又站了两秒，见他并没有窘迫，反倒有些接不上话，最终笑笑走了。那一刻陈小年忽然明白，所谓接下柜台，并不只是把账本和钥匙接过来，而是把别人看过来的目光也一并接住。你若自己先觉得丢人，这间店永远是个躲着干的地方；你若站稳了，它就是一门堂堂正正的手艺，一处替县城收拾尾声的地方。

夜里关店时，赵表舅从后院出来，看见他把当日账记得整整齐齐，便把柜台抽屉里的备用钥匙推给他一把。“以后你先开门。” 老人说。陈小年拿起那把钥匙，金属在掌心里凉了一下。他抬头看向赵表舅，心里忽然生出一点郑重，像这不是一把普通店钥匙，而是对他几个月来所有犯错、补救、学手艺、学说话的一个承认。赵表舅没有多说，只回后院去添炉火。前店里只剩陈小年一个人站在柜台后，灯光把他影子投到账架上，拉得很长。他把钥匙收进口袋，合上账簿，抬手摸了摸那块被无数人磨得发亮的柜台边。木头温凉，手感扎实。外头青石街渐渐静下去，风从门缝里带进一点冬意。陈小年站在这家他最初不肯认的纸扎店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暂时在这儿帮几天忙”的外人，而是真正站到了福寿堂最前头。

第026章_替人送终

第026章 替人送终 入冬后的第一场冷风刮下来时，福寿堂接到一单几乎没人愿意碰的活。县开发区一个外地务工的中年男人夜里骑电动车回工棚，被货车刚倒，当场没了。人是甘肃那边来的，在青石县打零工三年，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家属赶过来得两天后。工地和民政那边商量着先把后事按最低标准办起来，钱是工友们凑的，东西能省则省。来店里订活的是工头和两个工友，站在柜台前都很拘谨，像欠着谁的情，连开口都带着尴尬。“就最简单那种。”工头说，“纸钱、纸衣……有啥是必须的，你给配一配。钱不太够，我们再凑。”陈小年听着，心里有一点发堵。他见过穷办的白事，也见过家属没赶到前慌成一团的样子，可眼前这单更冷。死者不在家乡，没有亲人在场，连最后该用什么都得由几个并不熟的工友硬着头皮来问。若换作几个月前，陈小年也许会按最低标准给他们拼一套，不缺大项便算尽责。可他看着那几个人冻得发红的手，想起账簿里那些“无人认领、店里代送”的旧笔，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清楚的念头：这种单子，最不能只按最低标准做。他把常规要用的纸衣、纸钱、路上用品一项项记下，又额外添了一座最简小屋、一双棉鞋和一副碗筷。工头一看单子，立刻皱眉，说这些可以不要。陈小年抬眼看他，语气很平：“人回不去老家，路上总得给个落脚的地方。鞋和碗筷也不能省，不然太寒酸。”工头还想说话，旁边一个年轻工友先低下头，从兜里摸出两百块放在柜台上，说“多出来的算我添的”。这一幕让屋里一下静了。另一个工友也赶紧凑钱，连声说不能让老乡走得太潦草。陈小年没有推，只把金额重新算了，能省在别处的地方便替他们省出来，最要紧的那几样一样没删。活做得很急。后院冷得厉害，浆糊都比平时干得慢。陈小年一边扎小屋，一边想那个男人活着时大概什么样。工地、工棚、夜里骑车回去，白天在县城谁也不会多看一眼，死后却要靠几个工友和一家纸扎店替他最后的样子撑起来。纸屋他没做大，只做成能放下一张床、一张小桌的样子，门开得正，窗子不花，像给漂在外头的人补一个简单的住处。快到傍晚时，一个年长工友又折回店里，怀里抱着死者常用的搪瓷缸和掉漆安全帽，说人活着时最离不了这两样。陈小年没让他把实物往火里送，只照着搪瓷缸样子折了个小纸碗放进屋里，又把安全帽的形状记在纸屋门边。那工友看着那只小纸碗，眼圈一下红了，说老乡每晚收工都要先喝两口热水。那只小纸碗做得极小，却比多添几张纸钱更像真正在照应这个人。第二天送去殡仪馆时，雪粒子正往下飘，天阴得发白。侧院里比平时还冷，火盆的烟刚起来就被风压回地上。工友们站成一排，谁都不会说体面话，只会反复念叨“路上别冷着”“家里人还没到，你先将就一下”。这些话说得笨，却比那些敷衍的场面词更扎人。陈小年照规矩摆好纸衣、棉鞋和小屋，把那副碗筷放进屋里时，心里忽然非常清楚，自己这不是在做多生意，而是在替一个没人顾得上的人把最后一点脸面补上。烧送时，风一直大，火却比想象中稳。纸屋角边被火舌舔上时，屋门先塌了进去，接着才是顶。陈小年盯着那团火，耳边能听见身边工友压着哭的鼻音。有人低声问，等家里人到了，会不会嫌这屋做得太小。陈小年没有回头，只看着火说，眼下最要紧的不是大不大，是别让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忽然想起王婶说过的话，福寿堂守的不是晦气，是脸面。眼前这一幕让这句话又重了一层。人活着时在县城是个外乡人，死后若连最后一把纸、一双鞋都只剩“最低标准”，那就真像从没被谁认真看见过。回店路上，雪越下越密，三轮车把手冷得像铁。陈小年心里却异常清，甚至比前几个月碰上怪事时还清。那时候他学规矩，多半还是因为怕；到了今天，他主动多添那一座小屋、一双棉鞋，已经不是怕什么找上门，而是觉得不这样做，自己心里先过不去。他忽然意识到，赵表舅这些年守下来的那点东西，

终于有一部分从外面的规矩，长成了自己心里会先跳出来的一道线。晚上他把这单记进账簿，在备注里写了一句“无亲在侧，店里添屋鞋”。写完以后，他盯着那行字看了片刻，忽然觉得福寿堂这本账之所以越来越厚，并不只是因为死去的人多，而是因为总有一些场合，规矩得比人先一步站出来，替人把缺的地方补满。若没有这本账，没有这家店，那些缺口也许永远都只是缺着。

第027章_要拆的旧街

第027章 要拆的旧街 刚进腊月，青石街口贴出了改造通知。通知纸是新的，红章也新，说老街年久失修，线路老化，来年春后将分段整修，部分危旧铺面需腾退，商户按街道办安排登记搬迁。消息一出，整条街都像被冷风扫了一遍。修钟表的老宋第一个叹气，说他那点旧家伙一搬就散；卖棉被的刘嫂连着两天都在算新铺面租金。更多的人则把目光落到福寿堂和寿衣店这类铺子上，觉得这回改造正好把“这些晦气买卖”清出去。陈小年甚至听见有人说，纸扎店搬远点也好，省得孩子放学路上总看见这些白花纸人。那句闲话不重，却像往门板上钉了一颗钉子。陈小年站在通知前看了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福寿堂这些年旧归旧，门槛、火盆位、后院晾架、账柜摆法，全是按几十年用惯的样子攒起来的。若真搬走，纸扎店不是租个新门面就能原样立起来。更要紧的是，那些按年按路口接下来的旧账，原本都拴在这条街、这道门和这只火盆上。若店一散，规矩还接不接得住，他心里没有底。王婶听说消息后，头一回在店里坐得那么久。她说县里人总觉得老街破、旧、挡路，却没人想过，很多铺子一搬，连带着搬走的是一整套熟门熟路的日子。话说到这里，她看了看福寿堂门里那些纸样，又压低声说：“别的铺子搬不搬，少的只是方便。你们这家要真关了，怕是不止少个卖纸的地方。”这话正撞在陈小年心口上。可通知还在那儿，街道办的人第二天就挨家登记，问商户是腾退、转租还是申请统一安置。轮到福寿堂时，赵表舅坐在柜台后头，只说先登记，不急着定。等人走后，他整个人像更疲惫了一层，连手指扶账簿都慢了。晚上收店，陈小年去后院翻库房，想把这些年积下的纸样、簷片和旧账先整理一遍，心里也好有数。库房最里头有个落灰的木箱，平时压在旧门板下，他以前没见过赵表舅打开过。这回挪出来时，木箱锁头已经锈住，一碰就松了。陈小年掀开箱盖，最上头是一块旧店招底板，下面压着几捆未用的素纸、一个包得很紧的灯骨，还有一本只写了前半本的账册。那灯骨和普通纸灯不同，骨架更高，底座也稳，四面都留着可以写字的位置。账册封皮上则写着三个字：关门记。陈小年心里一跳，把账册翻开。里面不是日常生意，而是赵家两代掌柜交替时留下的几页记载。第一页写老掌柜病重时谁接火盆位，第二页写清明前后旧客来往有无异样，后面几页则是一些很短的批注：“若人换门不换，须告旧客”“灯先出门，再回门”“有账未清，不得空灯”。写到一半便停了，像原本该有人接着写，却一直没落下去。他捧着这本册子去前店找赵表舅。老人看见木箱里的东西，神色先是一沉，随后又像早料到终究会翻出来，伸手把那盏灯骨拿过去，放在柜台上很久没说话。陈小年问：“这是什
么？”“关门纸灯。”赵表舅说。“店要关？”“不是关买卖，是关老掌柜那一份门。”赵表舅摸着灯骨，“赵家上一回做这盏灯，是我爹走前。按规矩，掌柜换人，得有一盏灯去把路口、井边、河堤这些常来拿东西的旧客都告一遍，告诉他们门还在，只是柜台后的人换了。省得人来错时候，认错门。”陈小年听得后背发紧。他以前只知道中元施孤、寒衣送衣，从没想过掌柜交替也有这样一套规矩。更让

他心里发沉的是账册里那句“有账未清，不得空灯”。他说：“现在还有什么账没清？”赵表舅抬眼看他，声音低而稳：“不是中元那种账，是这家店往后谁来守的账。你若心还没定，灯就不能出门。”这句话让前店一下静了。外头青石街上还有人在议论改造搬迁，声音隔着门缝传进来，听得出热闹，也听得出旁人对福寿堂这类铺子的嫌弃。陈小年站在柜台前，心里一阵一阵发紧。他原以为自己这些月已算站住脚，真正到了“你守不守”这一步，才发现这不是一句顺口的承诺，而是一盏要提着走遍旧路、把门后的责任完整接过来的灯。夜里他把那本关门记放在账柜最上层，躺回床上却一直睡不稳。窗外风刮过旧小区铁栏杆，呜呜作响。他脑子里反复是那盏还没糊纸的灯骨和赵表舅那句“门还在，只是柜台后的人换了”。老街或许会拆，店或许要修，可无论门搬不搬、墙换不换，有些事并不等于就能断。真正让人心里发沉的，从来不是这几间旧屋会不会没，而是若没有人愿意把那盏灯提出去，福寿堂这些年接下来的尾声，会不会从这一代开始真的散掉。

第028章_关门纸灯

第028章 关门纸灯 关门纸灯一翻出来，福寿堂的气氛便和从前不一样了。赵表舅连着两天没有接新单，上午坐在后院，把那本关门记和几本旧账一并摊开，像在慢慢核对什么。陈小年也没催，他知道老人是在给自己，也是在给这家店算最后一遍总账。青石街改造的风声越传越大，几家铺子已经开始打听搬去哪里合算。福寿堂门里却安静下来，像另有一套更重的事情要先办完。第三天上午，赵表舅把灯骨摆到糊纸台中央，叫陈小年过来亲手做。灯高一尺多，四面要糊素纸，顶上压黑边，底座留一圈空白，能写“门未断”三个字。不同于送出去就烧的路口纸灯，这盏关门纸灯既要能出门，也要能回门，灯骨必须扎得更稳，底脚也得更宽，不然一路风一吹就倒。陈小年握着竹尺和细篾，心里那股郑重比做任何一件纸活都重。“为什么叫关门灯？”他问。“老掌柜那一辈到了头，得把旧门关上。”赵表舅说，“不关，旧客分不清；关死了，新人又接不上。所以要灯先出去，告诉他们老掌柜不在这儿守了，再带回来，告诉他们门还开着，规矩还在。”这番话听着像在讲看不见的旧客，落到陈小年心里，却更像在讲活人的情分。一个掌柜守半辈子，门后的人、账上的人、路口那些年年要顾着的份数，都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手势和做法。突然换人，哪怕活着的人都能交代明白，死去的那些旧账也得有个过渡。否则断的不是迷信，是一整套被年头磨出来的秩序。陈小年照着赵表舅教的尺寸起骨，手比往常还稳。每一根篾片都要贴合，每一道绑线都得收紧，纸面也不能有皱。做到午后，灯骨已成，四面素纸也裱好了。赵表舅把毛笔递给他，让他在底座写“门未断”三个字。陈小年握笔时手心全是汗，像不是在写字，而是在按下一道认不认这家店的印。写完以后，赵表舅看了看，点头说行。字晾着的时候，陈小年拿着灯骨绕前店走了一圈，特意看了看门槛、火盆和柜台彼此之间的距离。他直到这时才明白，福寿堂很多东西为何多年不挪，不是图省事，而是让做事的人闭着眼也知道灯该挂哪儿、纸该放哪儿、来客站哪儿才不乱。接着，他又从关门记里翻出一页旧单，让陈小年照单补最后一批纸活：一份井边添水的小屋，一份河堤口的纸衣鞋袜，一份青石街口的路钱，一份给福寿堂旧掌柜的灯前纸。陈小年看见最后那一项，愣了一下。“你爹也要送？”他问。“掌柜换人，旧掌柜也得告一声。”赵表舅说。这话让陈小年胸口一沉。他原先一直把关门纸灯当成一道传承规矩，此刻才明白，里面还包含着对上一代守店人的交

代。赵家这门手艺不是某天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代一代在人最乱、最穷、最撑不住的时候慢慢接出来的。灯若只告诉路口和井边，却不告诉已经守过门的老掌柜，这道门就不算真正换妥。傍晚时，灯终于做好，挂在前店里，比普通纸灯素得多，也稳得多。青石街上有人经过，往里看一眼，没认出这是什么，只觉得福寿堂比平日更肃。王婶晚些时候过来，看见那盏灯，先愣住，随后便沉默下来。她是少数还记得上回老掌柜交灯的人，半晌才说一句：“看来老赵是真要把店交给你了。”她又补了一句，说上回老掌柜交灯那夜，青石街一整晚都没人高声说话，像整条街都知道有件大事在悄悄过门。陈小年没有接这话，只站在灯下看那三个字。门未断。短短三个字，把他这半年来所有的惊、怕、补救、学手艺、学说话，全压成了一件更具体的事：不是“我能不能做这行”，而是“这道门换到我手里，会不会断”。他听见自己心跳得很清，像在替这家店回答一声“我接了”。连灯下那排老钥匙都像被照得更分明。夜里关店后，赵表舅把柜台钥匙、后院钥匙、账柜锁匙一把把摆出来，搁在灯下。灯光不强，照在老钥匙上，边角都泛出旧金属的暗色。赵表舅没有立刻交给他，只说：“最后一趟你自己去。带着灯，把该告的都告到。回来以后，这些钥匙就是你的。”“你不去？”陈小年问。“我在店里等。”赵表舅说，“这一趟该你自己认路。”这句“该你自己认路”比任何交代都更重。陈小年站在灯下，忽然想到自己第一次独自去十字路口送纸时那副样子，心里发毛，手上发虚，恨不得赶紧烧完了跑；而眼下，他将提着一盏专门为接门而做的灯，去把所有旧路再走一遍，替福寿堂、替赵表舅，也替自己，把这家店往后要走的路认下来。

第029章_最后一趟

第029章 最后一趟 最后一趟出门，定在小年前夜。天刚擦黑时，青石街已经冷得见白气。陈小年把关门纸灯挂在三轮车把前头，灯下摆着最后那几份纸活：井边的小屋清水、河堤口的纸衣鞋袜、青石街口的路钱、给旧掌柜的一份灯前纸，另外还有一套最普通不过的纸钱和素衣，是替那些账簿里没写全名字、只有一笔模糊记号的人备的。他挨样检查一遍，确认没有漏，才回头看了赵表舅一眼。赵表舅站在门里，只说：“照老路走，先街口，再井边，再河堤，最后回门。”陈小年点头，提起灯出门。青石街口是第一站。往年福寿堂给无后祭祀者送纸，大多从这里起火。街口地上还有旧年烧过纸留下的浅灰印，风从巷子里往外钻，把灯纸吹得轻轻发颤。陈小年把路钱和一小叠灯前纸摆好，点火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心慌，只把注意全放在火头和灯上。火苗一起，街口四面都被照亮一圈，照得石板和旧墙都带了暖色。火烧到半程时，他听见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串脚步，不急不慢，停在街口外头，没有再近。那一刻他心里反而安稳下来，像知道这次来的不是讨问，而是来看门有没有照规矩开着。第二站是老井边。井台依旧冷硬，粗瓷碗放下去时，碗底碰石沿，发出一声轻响。陈小年把水添满，又把那间小纸屋立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今年补齐了，往后门还在。”这不是谁教他的词，是他一路想来，到这里自然落下的话。风从巷口钻进来，关门纸灯里的火只晃了两下，没有偏。火烧起来以后，井下传上一点很轻的回音，像有人在更深处应了一声。紧接着，井边草根处有一小撮纸灰被风带起，又落回碗边。他没有久留，收灯去第三站河堤口。南河冬天水浅，黑色河面缩在堤下，岸边枯草一丛丛倒着。给河里来的客送纸，本就比别处更难安。陈小年把纸衣鞋袜摆在离水稍远的地方，先点灯前纸，再点纸衣。火光

照着河面，像在黑布上开了个小口。烧到鞋袜时，堤下传来一阵湿鞋踩砖的轻响，由远及近，停在坡下。声音没有上来，也没有绕到他背后，只稳稳停着，像在等他把这趟路说完。陈小年提灯站直，望着前方没去找那声音，只按规矩把火送尽。火尽以后，河面忽然平了，刚才被风吹皱的那一层细纹全压下去，像有人把手收走。他心里清楚，这些动静还是没法拿给谁证明，却比任何证明都更像一种回应。关门纸灯要做的，本来也不是把看不见的东西拽到眼前，而是把话送到该送的地方，让旧路上的客知道门没断。最后一站不是别处，是福寿堂门前。回青石街的路上，陈小年总觉得后头有人跟着。不是一双脚，也不是乱糟糟一团，而是一串很有秩序的脚步，时远时近，跟着灯走。路边几家已经贴了搬迁登记条，纸边在寒风里打着卷，可灯下那一小段路仍旧亮得很稳。它们没有再像中元后那样带着问责，更像一路送他回门，那股跟随里只有把人送到门口才算完的耐心。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去数，只提着灯一步步往前。等福寿堂门匾出现在眼前时，那些脚步便一齐停在街心，再没往前挪半分。赵表舅已经把店门打开，只留门槛那一线空着。陈小年按关门记上的做法，先把灯举在门外停片刻，再迈过门槛，挂回前店火盆上方。灯一挂稳，整间店忽然安静下来。不是没人气的空，而是所有本该在门外停住的东西都知道，这里还是原来的门，只是守门的人换了。他接着把给旧掌柜的灯前纸放进火盆，点着。火不大，却烧得很直。赵表舅站在一旁，始终没说话。等最后一点纸灰落下，前店里忽然传来极轻的一声响，像有人把一只粗瓷碗轻轻搁到了木地上，又像旧竹尺被谁扶正后贴回柜台边。声响只一下，便没了。陈小年站在灯下，胸口热得发胀，眼眶也跟着发紧。他说不上此刻是怕、是松、还是别的什么，只知道这一路走完以后，自己再也退不到“我只是暂时帮忙”的位置了。那些年年在路口、井边、河堤被点起的火，旧账上那些没人认领的名字，赵家两代掌柜守住的门槛和火盆位，都在这一夜完整地走到他手里来。赵表舅这时才开口，声音很低：“认清路没有？”“认清了。”陈小年说。“门后也认清了？”陈小年看着柜台、账簿、火盆和那盏稳稳亮着的关门纸灯，点了头。“认清了。”赵表舅没有再问，只把柜台上的三把钥匙推过来。老钥匙碰到木面，发出清清的一声，像是这一夜所有没有说透的话，到这里终于都有了落处。

第030章_福寿堂新主

第030章 福寿堂新主 小年后的第二天，青石县下了入冬以来最透的一场雪。雪从夜里下到清早，把青石街铺成一层发白的旧布。陈小年比往常更早到店，踩着雪走进老街时，四周安静得只剩脚底咯吱作响。他掏出昨晚新接过的钥匙，先开外锁，再抽门闩，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冷气连着雪光一起涌进店里。福寿堂还是原来的福寿堂，门匾旧，柜台旧，后院的水缸沿结着一圈薄冰，可他站在门里时，心里那种“自己是外人”的隔膜已经彻底没了。他先点了火盆边那盏关门纸灯。灯昨夜挂了一宿，纸面上还留着一点熏黄，火重新亮起时却很稳。接着他把前店打扫一遍，纸灰照旧收进火盆边，柜台抹干净，后院晾架上的寒衣也挪了位置。每做一件事，他都能感觉到这家店原本藏在赵表舅手里的那套节奏，正一点点落到自己身上。不是谁把秘诀讲给他听了，而是这些月里他犯过错、补过账、走过夜路、看过旧簿子，终于把手和心都磨进了这套活里。赵表舅来得晚些，披着旧棉袄，咳声还是有，却比前阵子轻。老人进门后没有坐到柜台后，而是站在门边看了一圈。店里地扫净了，灯点着，纸样摆稳，连门槛内侧那

只常用来添水的粗瓷碗都换了新水。赵表舅看完，点了点头，把一本包好封皮的账簿递给陈小年。“新账。”他说，“从今天起，你记。”陈小年双手接过来。账簿不算厚，纸页崭新，跟柜台里那些发黄旧账放在一处，显得格外年轻。他翻开第一页，只见封头是赵表舅昨夜写好的五个字：福寿堂新记。旁边另起一行，写着“门未断，人续守”。陈小年盯着这两行字，手指慢慢收紧，只觉得心里那股一直盘着的气，到了此刻才真正落到底。上午第一个来客，是个给父亲补纸钱的中年男人。进门先朝里张望了一眼，见柜台后站着的是陈小年，愣了片刻，问老赵怎么没在前头。陈小年把纸钱样册推过去，声音很稳地说：“表舅在后院歇着，店里现在我看。”男人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把要的件数和日子报出来。陈小年一边记，一边问需不需要再添双鞋袜。男人想了想，说去年忘了添，今年一并补上。这一来一回极平常，却让陈小年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实在的感觉。交店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仪式，它最终还是落在这样的日常里：有人进门，说出自己的难处；柜台后的人稳稳接住，再按规矩一件件办妥。福寿堂能从赵家上一代走到今天，也正是靠着这样一日接一日的平常，把那些最难开口的事接成了惯例。快到中午，小李骑车送包裹过来，见门是陈小年开的，笑着说一句“掌柜的”。这句玩笑不重，却和从前完全不是一个意思。陈小年抬头看他，也笑了笑，把签收单接过去。王婶随后拎着一兜热包子进门，往柜台上一放，说“新掌柜第一天，得吃口热乎的”。她嘴上爱热闹，眼圈却有点红，像亲眼看着老街这间最旧的铺子又续上了一口气。中午之后，街道办的人又来了一趟，说改造方案还要细化，危旧铺面先登记，年后再谈腾挪。陈小年听完，没有前几天那种心口发沉的慌。青石街将来会不会拆、店门以后要不要挪，他现在仍不知道，可昨夜那一趟走完，他已明白一件更要紧的事：福寿堂真正要守的从来不只是这块门匾和这三间旧屋，而是门后那本旧账、那盏灯、那套遇事不乱的规矩。门可以修，墙可以换，只要人和规矩不断，店就还在。傍晚雪停时，天边透出一丝暗金色，照在青石街尽头。赵表舅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人来人往，神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松。他瞧着陈小年把最后一单记完，才慢慢开口：“你现在知道咱们这行做的是什么事了？”陈小年抬起头，看见门外雪地上有几个新脚印，也有旧脚印被雪慢慢盖住。青石街还是那条老街，活人照旧在这里买菜、赶路、讨生活，死人照旧有人忘、有人记、有人年年要添一把纸。他看着柜台上的新账簿和旁边那些旧得发黄的册子，想了片刻，才说：“做的是让活人心里有个安稳，也让该记着的人别被漏下。”赵表舅听完，轻轻嗯了一声，像这答案不算新，却终于是从他自己心里长出来的。过了片刻，老人又补了一句：“我们这一行，做的不是纸扎，是人心。”这句话陈小年第一次听时，只觉得像老一辈爱挂在嘴边的重话。走到今天再听，却觉得每个字都落得很实。若不是为了活人的心安、为了死人的份数、为了那些没处落名的人最后还能有个去处，谁会守着一间纸灰扑扑的老店，把一笔笔旧账记这么多年。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街上的雪被踩成细泥。陈小年起身去插门板，动作比最早跟着赵表舅学时熟得多。插到最后一块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店里：柜台、火盆、旧账、新账、晾架、纸灯，全都在原位。门外风带着雪后的冷意，从缝里轻轻钻进来，吹得关门纸灯里的火摇了一下，又稳稳立住。陈小年把门板合好，手掌在木边上停了一瞬。隔着这道门，外头是仍会变、会拆、会老去的县城日子；门里则是他已经认下来的分寸、规矩和年头。他知道自己以后还会碰见新的怪事，碰见更多拿不准的单子，也会在这条路上继续犯怵、继续学。可至少从这一夜往后，他再也不会把这些规矩当成吓人的空话。有些传统之所以流传，不是因为人愿意迷信，而是因为真有人靠它们，把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安顿过一遍。福寿堂的灯在门后静静亮着，照着一间旧店，也照着一个刚刚长成的新掌柜。